

壬寅新民叢報全編

4
753
8



門 4
759
卷 8

壬寅新民叢報全編

兵事第十三

軍國民篇

甲午一役以後。中國人士。不欲為亡國之民者。羣起以呼嘯叫號。發鼓擊鉦。聲撼大地。或主張變法自強之議。或吹煽開智之說。或立危詞。以警國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國民之志。未幾而海內外風靡響應。皆懼為亡國之民。皆恥為喪家之狗。未幾有戊戌變法自強之舉。此振興之自上者也。踰年有長江一帶之騷動。此奮起之自下者也。同時有北方諸省之亂。此受外族之憑陵。忍之無可忍。乃轟然而爆發者也。文字之力。不亦大且速哉。昔中國羅麻木不仁之病。群醫投以劇藥。朽骨枯肉。乃獲再甦。四肢五內之知覺力。逐日增加。然元氣凋零。體血焦涸。力不支軀。行佇起臥。顛戰欲仆。扁和目之曰。疾在筋骨。非投以補劑。佐以體操。則終必至厥痿而死矣。人當昏憤於睡夢之中。毒蛇猛獸。大盜小竊。環而伺之。懼其不醒也。大聲以呼之。大力以搖之。既醒矣。而筋骨羸弱。膂力不支。雖欲慷慨激昂。以與毒蛇猛獸。大盜小竊。爭一日之存亡。豈可得哉。中國之病。昔在神經昏迷。罔知痛癢。今日之病。在國力孱弱。生氣銷沈。扶之不能止其顛。肩之不能止其墜。奮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軍國民主義。昔濫觴於希臘之斯巴達。汪洋於近世諸大強國。歐西人士。即婦孺之腦質中。亦莫不深受此義。蓋其國家以此為全國國民之普通教育。國民以奉斯主義為終身莫大之義務。帝國主義。實由軍國民主義胎化而出者也。蓋內力既充。自不得不盈溢而外。再耳。



日人有言曰。軍者國民之負債也。軍人之知識。軍人之精神。軍人之本領。不獨限之從戎者。凡全國國民。皆宜具有之。嗚呼。此日本之所以獨獲為亞洲之獨立國也。歟。日本之國制。昔為封建。戰爭之風。世世相承。剛武不屈之氣。瀰滿三島。蓄蘊既久。乃鑄成一種天性。雖其國之兒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大和魂者。日本尚武精神之謂也。區區三島。其面積與人口。遠不及我四川一省。而國內山嶽縱橫。無大川長河。故交通之道。絕。舉全國財力。僅及百二十萬萬。其民之貧乏無狀。可以概見。然而能出精兵五十萬。擁艦隊二十五萬噸。得以睥睨東洋者。蓋由其國人之腦質中。含有一種特別之天性而已。漢族之馴良懦弱。冠絕他族。心似傀儡。俯首帖耳。呻吟於異族之下。奴顏隸面。恬不為恥。周之於西戎。漢之於匈奴。晉之於五胡。唐之於突厥。宋之於金。遼。明之於清。今之於俄。於英。於法。於德。於日本。於意。與於美。利。堅。二十餘年以來。鮮不為異族所踐踏。鐵蹄遍中原。而中原為墟。羶風所及。如瓦之解。如冰之判。黃河以北之地。儼為蠻族一大游牧場。嗚呼。舉國皆如嗜鴉片之學究。若罹癩病之老婦。而與獷悍無前之壯夫相關。亦無怪其敗矣。尾崎行雄於甲午之歲。著支那處分案。中有一段最能探漢族致弱之病根。其言曰。

國民之戰鬥力。保國之大經也。一國之內。地有文武之差。民有勇怯之別。如九州之壯武。中國之日本。名之文弱是也。天下之大。種族之多。國民有勇怯文武之差異。固亦理勢之當然已。自歷史上之陳迹徵之。支那人係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係好利之民。而非好戰之民。今日支那之連戰連敗者。其近因雖多。而其遠因實在支那人之性情也。又曰。清兵之戰也。莫不攜有旌旗。兩

具鑼鼓提燈等件。驟見之。實堪駭異。苟知戰者。其不攜此無用之長物必矣。

又曰。余嘗注釋支那之所謂戰字。謂為旗鼓競爭會。支那人敘兩軍對峙之形勢。每曰旗鼓相當。可知支那之所謂勝敗。不過曰旌旗多而鼓聲壯則勝。否則敗而已矣。

又下斷言五項。謂中國永無雄飛之望。今復摘譯之於下。

A 支那民族之性情習慣。尚文好利。非尚武好戰。

B 以尚文好利之民。雖積節制訓練之功。亦不能匹敵尚武民族。

C 支那人乏道義心。上下交欺。恬不可怪。畢竟不能舉節制訓練之實。

D 支那無固有之軍器。其所謂軍器者。非殺人器而嚇人器也。

E 既無軍器。故無戰爭之理。支那人之所謂戰者。不過旗鼓競爭會而已耳。

要而論之。支那人之戰鬥力。自今以往。其必沈淪於水平線以下矣。如斯民族。處今日戰爭最劇之世界。而欲保全其獨立。也能乎不能。

尾崎者日本前文部大臣。而今政友會之領袖也。彼當日為此言也。雖曰為鼓舞其國民之敵愾心。而發然按之實際。則毫髮不易。撫心自問。能無慙然。夫流之濁也。非其本質之濁。必由致濁之由。木之朽也。非其本質之腐。必有致腐之因。漢族之墮落腐壞。不堪以致於此極者。抑亦由於有多少無形之原因所致耳。謂予不信。請概舉其例。

一原因於教育者

教育者國家之基礎。社會之精神也。人種之強弱。世界風潮之變遷流動。皆於是生焉。東西各強國。莫不以教育為旋幹。全國國民之樞紐。教育機關之要津。在學校。故兒童達期不入校者。罰其父兄。既入學也。其所踐之課程。皆足發揚其雄武活潑之氣。鑄成其獨立不羈之精神焉。美國者。世界所稱為太平共和。固守「們羅主義」之國也。然其小學學童所歌之詞。皆激烈雄大之軍歌也。吾嘗檢譯日本小學讀本。全籍多著愛國尊皇之義。而於中日海陸戰爭之事蹟。尤加詳焉。其用意所在。蓋欲養成其軍人性質於不知不覺之中耳。夫圖畫一課。末藝也。而有戰艦砲彈槍礮等幅。其用心之微。固非野蠻諸邦國所得而知之矣。日本尚如此。而況歐美諸強國哉。

中國教育界之情形。綜錯不一。故難一律概之。然小學時代之為學狀態。雖萬里以外。猶出一轍也。夫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間。此中十年之頃。為體魄與腦筋發達之時代。俗師鄉儒。乃授以仁義禮智三綱五常之高義。強以龜行龜步之禮節。或請以靡靡無謂之章詞。不數年。遂使英穎之青年。化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為世所推崇。乃復將其類我之技。遺毒來者。代代相承。無有已時。嗚呼。西人謂中國為老大帝國。夫中國既無青年之人。烏復有青年之國家哉。歐美諸邦之教育。在陶鑄青年之才力。使之將來足備一軍國民之資格。中國之教育。在摧殘青年之才力。使之將來足備一奴隸之資格。戰彼勇悍不羈之國民。烏見其不敗耶。烏見其不敗耶。

二原因於學派者

宗教之移人也。亦甚矣哉。奉摩哈默德之民。則有輕死好戰之風。奉耶穌教之民。則有博愛堅強之風。奉

佛教之民。則有勤破生死屏絕利慾之風。此惟指日本而言。若中國若印度若暹羅。則雖無此風。亦非佛也。以上諸教。皆與軍國民有絕大之影響。故苟奉以上諸教之邦。其國民之性質。未有不弘毅尚武。得以凌制他族者焉。中國無宗教。而有學派代之。故一國之風尚。皆學派之薰染力所造也。中國學派。可析之為二大宗派。一曰孔派。一曰老派。孔派主動。老派主靜。孔派主進取。老派主保守。孔派主剛。老派主柔。孔派主魂。老派主魄。孔派主實。老派主虛。孔派主責任。老派主放棄。孔派主羣。老派主分。孔派主爭競。老派主退讓。孔派主博愛。老派主自私。要而論之。孔派尚武之精神。老派尚賤武之精神。是也。此孔老二派最相冰炭之處也。二千餘年以來。學界內之戰雲爭雨。此二派實互為楚漢。勝敗之機。迄今尚未決也。而自俗眼視之。素王之道。經劉孔韓周朱程之闡發大義。加以歷朝民賊獨夫之推崇。赫赫炎炎。如紅日之麗中天。如流水之出三峽。電馳風發。勞魄中原。舉國之大。莫不入其彀中。李耳一派。則黯然而寡色。無復有生氣矣。然覈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焉。夫劉孔韓周朱程之徒。名為孔派之功臣。實則孔派之蠱賊。此種蠱賊。謂之老派可也。故蠱賊之力愈大。則孔派之精神愈泯。老派勢力遂得以汎濫天下。流毒萬代。根深柢固。牢不可破。民賊獨夫。從復而鼓浪揚波。巧立推行之方法。務使老氏精神。普及人間。則世世子孫。可以永有其產業而無所虞。於是學界中之亡鹿。遂為老派所獨構矣。雖有陸王顏之習。黃陂之薪。然傑出。亦不能挽彼頹波於既潰之秋。可慨矣夫。嗚呼。中國之孔派。非孔派也。張孔派之旗鼓。而為敵派之內應耳。學派者。國民思潮之母。中國思潮之敵。陋至今日而達極點。非一洗數千年之舊思潮而更新之。則中國國民。其永就沈淪之途已。安得一路德其人。推翻偽孔。而使真孔重觀天日哉。

三原因於文學者

讀出師表則忠義之心油然而生。讀哀江南則起亡國之悲痛。披岳武穆文山等傳則慷慨激昂。覽山海經搜神記等籍則游心異域。人之情已獨怪夫中國之詞人莫不模寫從軍之苦與戰爭之慘。從未有謂從軍樂者。蓋詞人多處亂世。因亂世而後有詞章之材料。窮鑿鬼工。悲神泣鬼。動魄驚心。使讀者悲惻愴涼。肝膽俱碎。雖烈士壯夫。苟遊目一過。亦將垂首喪氣。黯然銷魂。求所謂如不斬樓蘭終不還之句。則如麟角鳳毛之不可多得。若是則國民之氣。獨得不餒且潰耶。而文學之中。最具感化力者。莫如小說。然中國之小說。非佳人則才子。非狐則妖。非鬼則神。或離奇怪誕。或淫蕩鄙俚。要而論之。其思想皆不出野蠻時代之範圍。然而中上以下之社會。莫不為其魔力所攝引。此中國廉恥之所以掃地。而聰明才力所以不能進步也。

四原因於風俗者

諺曰「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此語也。雖窮鄉僻野之愚夫愚婦。亦常道之。而長者每持此以為警勵。後生之格言。嗚呼。兵者國家之干城。國民之犧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捐生死。絕利欲。棄人生之所樂。而就人生之所苦。斷一人之私。而濟一國之公。仁有孰大於茲者。而乃以賤丈夫目之。不亦奇乎。余未親歷歐美。於歐美之風俗。絕無所接觸。而日本社會上之於軍人也。敬之禮之。惟恐不及其入營也。親族隣里。饋賁以饋之。交樹長幟以祝之。厚宴以饗之。贈言以勵之。子弟之從軍也。父母以為榮。兄長以為樂。游幸登臨之地。軍人可半額而入之。飲食衣服之肆。於軍人則稍廉其值。其行軍於野。

也。則鄉人曲意優待之如賓。苟臨戰而遁逃避匿。或作非行。以損全軍之名譽。一經屏斥。則父母兄弟。隣里親族。引為深恥奇辱。生者有生之辱。無死之榮。是以從軍者有從軍之樂。而有玷名辱國之畏。故當出鄉之日。訣別於其親曰。此身已非父母有矣。嗚呼。以吾國之賤丈夫。而與被勁悍無前之國民兵戰。是猶投卵於石。熱雪於爐而已。

五原因於體魄者

嚴子之原強。於國民德育體育三者之中。尤注重體育一端。當時讀之。不過謂為新議奇章。及進而詳窺宇內大勢。靜究世界各國盛衰強弱之由。身歷其文明之地。而后知嚴子之眼光之異於常人。而獨得歐美列強立國之大本也。野蠻者人所深惡之詞。然靈魂貴文明。而體魄則貴野蠻。以野蠻之體魄。復文明其靈魂。則文明種族必敗。羅馬人之不能禦日耳曼林中之蠻族。條頓人。即現時英美德法等邦民族。漢種之常敗於蒙古。條頓拉丁二人種之難以抗斯拉夫。俄羅斯民族。德軍之優於法日軍之優於歐美。皆藏此之由也。體魄之弱。至中國而極矣。人稱四萬萬。而身體不具之婦女居十之五。嗜鴉片者居十之一。二。理頭窓下。父事呻吟。龍鍾價甚。而若廢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聾者。盲者。啞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計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綜而核之。其所謂完全無缺之人。不過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之中。復難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觀之。即歐美各強。棄。彈。戰。而取。拳。鬥。亦將悉為所格殺矣。斯巴達者。歐洲上古史中最強盛之國也。推彼致強之由。則其國法以國民之生命財產名譽。均不得不得。

供之國家。故人之生也。不問男女。皆由國家鑑定其體魄之強弱。優劣而去留之。苟贏德不堪。則棄之不顧也。強而優者。受家庭教育於膝下者七年。七歲而後。乃離家以受國家之公共教育。其教育則專置重於體育。從軍之期。至六十乃止。故遍國皆健男。是以雄霸希臘永世不逮者。職此之故也。德皇維廉第二世曾演說於柏靈之小學校曰。凡吾德國臣民。皆莫不宜注重體育。苟體育不振。則男子不能負當兵之義務。以捍衛國家。女子不能胎孕魁傑雄健之嬰兒。若是則有負國家云云。陸師之雄冠絕環球。得無故歟。昔斯巴達之雄霸希臘。羅馬之峙立歐洲。蒙古韃靼人之橫行東方。日耳曼蠻族之戰退羅馬人種。非有所謂絕倫之智慧者也。不過體力強悍。烈寒劇暑。風雨飢餓。皆足毅然耐之。而不覺其苦而已。蓋有堅壯不拔之體魄。而後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不折不屈之精神。而後能有鬼神莫測之智略。故能負重荷遠而開拓世界也。以歐洲之民族觀之。拉丁法西意。不如條頓英德美。條頓不如斯拉夫俄羅斯。拉丁者將老之人種也。條頓者既壯之人種也。斯拉夫者青年之人種也。拉丁似血氣既衰時代之人。條頓似血氣方剛時代之人。斯拉夫似血氣未定時代之人。非僅國勢若是也。即個人亦莫不然焉。其尤可畏者。殆斯拉夫人種之俄羅斯乎。蓋其國民之野蠻力足。以抵制他種而已。近頃以降。歐美民族。日趨文明。體質漸就孱弱。江河日下。靡有已時。具眼之士。竊然憂之。於是進種改良之念生焉。故體操一端。各國莫不視為衣服飲食之切要。凡關係體育之事。獎勵之方。無微不至。曰競漕。曰擊劍。曰競走。曰擊球。曰游泳。曰打靶。曰相撲。曰競馬。曰競射。曰競輪。以足踏車。競走也。優者爭以重資贈之。或獎以寶星。甚至顯職碩儒。亦有逐隊競爭。欲博此名譽者。習染既久。乃成為風俗。試觀西國之丈夫。有唯其背。龜其首。氣息奄奄者乎。無有也。觀其婦女。有鬼氣淫

注迎風欲墜者乎。無有也。歐人體育既盛。復以醫學之昌明。衛生之適宜。無怪其魄力雄大。足以氣吞五洲。力壓他種而有餘也。

日本自甲午戰勝中國以後。因擴張海陸軍備。益知國民之體力。為國力之基礎。強國民之體力。為強國國民之基礎。於是熱心國事之僑。思以斯巴達之國制。陶鑄大八洲四千萬之民眾。斯巴達之國法。以條頓健家公共之教育。其教育專主體育。兵役義務之年限。至六十乃終。而婦女之教育。與男子頗相彷彿。其主旨在勇壯活潑。足以生育健兒云。乃創體育會。而支會亦相繼林立。招國中青年而訓練之。僅歷二載。而各地學校之體操教習。殆皆取自該會。自茲以往。吾恐不及十載。體育會之勢力與其主義。必將浸淫三島矣。日本自布徵兵令以來。國民多目為強徵血稅。繁言嘖嘖。每有斬竿揭旗之暴舉。而今日反謂從軍樂者。抑亦由於學校興而教育昌。教育昌而民智開耳。積熱之士。復從而設推行之。方深與國民皆兵主義。以助力。曰人之興。其尚無涯矣乎。

古之庠序學校。抑何嘗忘武事哉。壺勺之典。射御之教。皆所以練其筋骨而強其體力者也。自一統以後。天下一家。外鮮強敵。內無凶寇。承平日多。乃文弱之氣。日深一日。泊乎中世。而婦女纏足之風起。迨本朝而鴉片之毒。遍灑中夏。茫茫大地。幾無完人。二者之外。尚有八股試帖等之耗散精神。銷磨骨髓。以致病苦零丁。形如傀儡者。此又其次也。纏足之毒。遍及女流。已及四百兆之半。鴉片之毒。遍及全國。而西南各省。為最感。綜而計之。嗜之者。當不下二十兆。據近年統計。表每歲進口之鴉片。價值約在三千萬兩。上下。然輸入之數。遠歲減少。蓋由內地自種之數增多故也。而所謂讀書識字一流人物。即八股。家書。亦於二十兆內。占去一大部分。由是而言。則堂堂中土。欲求一骯髒丈夫。如東西各強國之所謂國民兵者。東西各國。凡為兵者。須先檢查其體格。體力。耳目。呼吸力等。豈可得哉。生理學家謂。父母羸弱。必不能生健兒。且疾病嗜癖。

亦流傳悠遠。祖及其父及其子。子及其孫。孫及其玄孫。以及耳孫。代代相承。靡有已時。由是觀之。中國人口雖逾四萬萬。其無疾病嗜癖之人。必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矣。遍觀當代。默究吾國人之體魄。其免為病軀弱質者。實不數數觀也。天下滔滔。逝者如斯。不有以清其源而登其流。則恐不待異種之摧挫。逼迫。亦將頹然自滅矣。

六原因於武器者

武器者。國民戰鬥力中之一大原質也。德何以勝於法。美何以勝於西。國初之八旗。何以勝於漢。兵日中之役。海陸二戰。何以皆勝於中國。此中勝敗之機。武器之良窳。未必絕無關係也。徒手搏虎。昔人所喚。有謂張空拳足以轉戰致勝者。是激烈之輩。故為囂張之語。以欺世。非確有所把握耳。中國武器。已發明於四千年前。然迄今。猶不出斧鉞劍戟。戈矛弓箭之類。洎乎屢次敗衄。始知從來之舊物。為不可恃。於是派人出洋學習之議起。未幾而製兵之局。相繼林立。然而經營三十餘年。絕無成效。可觀。據日本人所調查。則謂使製造局無西人。則不能造無火煙藥。與其他精密之工程矣。夫日本之砲兵工廠。東京者鑄槍大砲者。及海軍三鎮守府。其創辦之初。未始不藉力西人也。然迨及今日。則幾無一人焉。中國之所以不克若是者。以官吏負辦事之虛名。而不求實效。局內役員工役。肥私囊而不計其優劣利害耳。若是而欲武器之進步。豈可及耶。

尾崎行雄曾有言曰。支那人原係尚文好利之民。故建國二千八百餘年之久。似未發明一以一擊而殺人之武器。觀歐陽修之倭刀譜。與明末倭寇之紀事。足以徵之。後晉景延廣以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尋語自傲。此非劍戟以鏽敗為常之一證乎。不然何故以磨字自誇耶。歐洲德國之博物館。雖間藏支那之武器。然均非以一擊足以殺人之物。而吾遊就館。陳列戰俘之所藏。如牙山平壤旅順之戰利品。亦莫不皆然。故吾可下斷言曰。支那無固有之武器。其所謂武器者。非殺人之具。而威嚇人之具也。既無武器。烏足言戰。其所謂戰。與日本歐美諸國懸絕。云云。中國無尚武之精神。是以無可恃之武器。無可恃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為之摧抑銷磨。而不可振也。悲夫。

原因於鄭聲者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又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云。故曰。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音樂之感。人大矣。故孔子所以深疾鄭聲之淫。而懼其轉移齊民之心志也。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其將盡矣。時國勢全盛。聞者皆訝其妄。未幾乃驗。陳後主能自度曲。親執樂器。倚絃而歌。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闌官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而卒以亡。自秦漢以至今日。皆鄭聲也。靡靡之音。哀怨之氣。彌滿國內。烏得有剛毅沈雄之國民也哉。劉越石被胡騎圍圍數重。乃終夜奏胡笳。羣胡解圍而走。斯巴達敗於麥斯培。求援於雅典。雅典遣一善笛者應之。斯人軍氣為之大振。卒獲勝而歸。軍人之於音樂。尤為關切深鉅。今中國則惟有拉以金鼓。以為號令指揮之具。而無所謂軍樂。兵卒之所歌唱。不過俚曲淫詞。而無所謂軍歌。至海軍則尤為可笑。聞當休息暇閑之際。則互搖胡琴。高唱以自娛。此誠可為噴飯者矣。

日本自維新以來一切音樂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則為學校功課之一然即非軍歌軍樂亦莫不含有愛國尚武之意聽聞之餘自可奮發精神於不知不覺之中而復有吟詠古詩而舞劍以繪其慷慨激昂之情者故漢學家多主持保全詩議焉

八原因於國勢者

天下一家則安逸而絕爭競當四分五裂之局則人人有自危之念故爭競心重而團結以拒外之心生焉自立以侵人之念生焉當是之時團體以內之人民不得不勇悍輕死不得耐勞如痛不得不研究爭競以求自存之道故風浪疾則同船共性命之念切矣蒙古韃靼諸人種之所以慄悍勇敢橫行大地者以其國無定上逐水草而居游牧所至不得不與土人劇戰以驅逐之勝則可席捲其地之子女玉帛以行一時之樂敗則走而之他故永久無安逸之期苟一經奪據一衣食充盈之地而得久享其溫飽則其昔日剛強不屈之氣必將潛銷默隱該人種所有之特質皆絕滅於無影無形之中元人之領有華夏本朝之入關定鼎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中國戰爭最劇時代莫過於春秋故民氣之強盛四千年歷史中實以斯時為最語有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僻處蠻方文明程度遠遜中原尚終古不欲屈於秦人朔北之地開化最先且氣候寒烈民風之剛勁高出南方之上其決不欲為強秦所奴隸魚肉可知矣自秦一統以後車書混同而國家之觀念潛銷已自唐以後乃專用募兵民兵之制既廢而國民之義務愈薄已民惟納租稅以供朝廷之誅求朝廷惟工聚斂以肆一家族之揮霍其他則非所問嗚呼此外寇之侵來所以單食壺漿高舉順民旗以屈膝

馬前耳

雖然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國近二十年來其所謂敵國外患不過區區野蠻種族沓然侵入未幾皆為天演力所敗蝕以致日就消亡名則曰臣奴億兆席捲中夏實則注川流於海洋適益增其汪洋之浩大而己職是之故而國民之憂患心與爭競心遂益不振矣吾聞物理學者曰凡物之無自動性者始則難使其動既動則難其靜中國國情始類乎茲自斯以往其或感歐風美雨之震盪知生存之惟艱乃發畏懼心捍衛心團結心與一切勇猛精進心則中國之前途庶有望乎軍國民之乏於中國也原因萬端不克悉舉其原因中之原因則不外以上八端然而足使舉國若癡若醉心似傀儡朝為秦奴暮為楚妾恬不為怪者抑職此八端之故而已

近世列國之軍備

自汽機興而交通盛已交通盛而競爭烈已各國有自危之心於是互相竭精殫神爭求所以相攻相守之道而「鐵血主義」遂成立國之大本世界列強無不奉為神訓一若背之即足以亡國者然此軍國民主義之所以遂日以達威弘光大之域也今概舉列強陸軍現役兵與全國人口比較表於下

國名	全國人口數	現役陸軍員	戰時員
德	四六八四四九二六	四八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法	三八一三八五四五	五五〇〇〇〇	四三五〇〇〇〇
俄	一〇三九一二六四〇	八九二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意	二九六九九七八五	二八〇、〇〇〇
奧	三七八六九〇〇〇	三〇六、〇〇〇	一、七五〇、〇〇〇
日本	四二〇八九九四〇	一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美	六二六〇〇、〇〇〇	八、五〇〇、〇〇〇

由是觀之。以中國人口之數。而計則現役陸軍員應得四百萬。戰時人員應在二千萬以上。苟如斯則雖傾歐美日本全國之師以加吾自足以從容排禦而有餘裕。即使排闥外向。步成吉思之舊軌。橫衝直闖。以與他族為難。恐巨獅爪牙之下。必無完軀者矣。

更將強國之陸海軍費與人口比例表揭之於左。

	陸軍費	海軍費	人口
英	一〇九二一、五五〇	九七、九一一、二五〇	三二八、七九六、〇〇〇
法	一三七六六、三一〇	四九四、三三、二七六	三八一、三八五、四五
德	一三五五二、八七六	一六、三四五、〇二七	四六八、四四九、二六
意	七一、三四四、九〇	二八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六、九九七、八五
俄	一五〇、八九八、六五七	二五、五九九、〇三三	一三九、一二六、四〇
奧	六三、五九三、七七七	七〇、七三、八九一	三七八、六九〇、〇〇
日	一二、八一〇、六六四	五六、三九九、八九	四一〇、八九九、四〇

美

執上表以觀之。則國民各人之負擔軍費。在英六角五分。在法四元八角有奇。在德三元一角有奇。在意為二元四角。在俄為一元四角有奇。在奧為一元八角有奇。在日為四角四分。然則以負擔最微之日本。揆之吾國。每歲軍費當在一百七十兆圓以上。而今日政府歲入之數。尚不出一百兆。以言整頓軍備。不亦艱哉。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戡藏于戈。教以文德。而猶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足以食。賦足以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三人。千戈具備。是為乘馬之法。是以除老弱不任事之外。人人皆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今日歐美諸強國。殆無以異。三千年以前之制度。尚復若是之精密。余於是不得不深感吾人之祖先矣。漢代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歲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村官騎士。習御射騎。馳戰陣。至六十五乃得度民歸田。北齊軍制。別為內外二曹。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與斯巴達之國制。頗相彷彿。唐宋以降。始專用募兵。而國民皆兵之制。掃地矣。民既不自負扞衛國家之義務。於是外虜內寇。而中夏為墟。數千年神器。遂屢為異族所據。久假不歸。烏知非有瞻望中原。不禁為愴然傷心者矣。

自南非之戰起。英人乃始知募兵之不足恃。於是改革軍制之議。騷動全國。而英軍不足畏之名。亦致暴

露於天下。美國常備兵員為數雖寡，而當與西班牙構釁之際，英年子弟爭附軍籍以臨陣者，不可勝計。募兵與民兵之優劣，不待智者而知之也。

近半世紀以來，世界列強擴張軍備之期有二：一曰普法戰爭，一曰中日戰爭。普法戰爭以後，法國復仇之念迫切，乃銳意擴大軍備，思以一擊而直搗柏靈。德亦憚其再起也，亦遙為防禦之策以應之。英俄奧亦以禍生不虞為憂，於是相競注意武力，軍備愈擴大而愈自形其不足矣。既而俄法同盟，三國同盟，德奧前後繼作，而歐洲均勢之局以成。泊夫中日開釁以後，世界各國莫不駢目東注，始而驚愕，繼而垂涎，繼而染指，強者縱橫排闥，任所欲為，弱者瞠乎其後，觀既熟之熊蹯而無下箸之力。於是自增威力之念熾焉。甲求所以勝乙，乙求所以勝甲，既勝恐其復敗，既敗求其轉勝，此弭兵之會所以徒虛設耳。

各國之政治家新聞家，以及稍具知識之士，莫不曰：今之世界，武裝平和之時代也。昔則有化干戈為玉帛之語，今日干戈即玉帛矣。何也？外交之勝敗，視乎武力之強弱，武力既弛，雖聚議張秦蘇畢，馬克加富爾諸人組織一外務部而不為功也。以帶甲百萬之俄羅斯，而首倡萬國平和之會，在常人之眼視之，以為惡獸結放生社，不過藉此以弭天下之猜忌而已。乃得肆其爪牙而已。至究其實，則殊不然。蓋平和局成，而其武力之為力乃益大耳。俄人豈真好平和哉？人知戰爭之可畏，而不知不戰爭之戰爭可畏，不亦誤乎？

今日世界列強，莫不曰維持平和局面，而莫不以擴張軍備為國是。其嗜武好戰之最甚者，則日以維持平和自號於眾者也。試讀俄國元帥毛爾克之增兵策曰：

今日之形勢，非鞏固軍備，則國家不能安寧。一曰苟吝國帑而忽大計，一旦開釁，敵人長驅入境，其禍蓋可勝言。增兵之意，非營一國之私，以破天下之平和，實非兵力不足以保護世界之治安而已。美國上議院議員波宋提出擴張軍備案曰：

翻披讀我合眾國歷史，實由戰爭以興，由流血以購入今日之文明。合眾國之地位，雖非如德法俄諸國之介乎眾強之間，然歐洲虎噬狼吞之餘波，盍保無遙渡大西洋以撼我沿岸之一日乎？英相哈彌爾頓曰：

英國之海軍，須常保有匹敵二國（歐洲諸國之中）聯合艦隊之勢力，多廢國帑所不顧也。

俄之短於海也，乃汲汲以整頓海軍，修築軍港為事矣。英之短於陸也，自南非戰事以來，乃遽增多額之軍團矣。美則飛越重洋，據呂宋以為染指大陸之根基，孜孜以擴充海軍為國家唯一之大計矣。德國當與法人構釁之日，僅有砲艦一隻，而今則艘艦巨艦，竟達四十萬噸矣。日本當黃海之役，軍艦僅五六萬噸，而今則達二十五萬噸以上矣。粵近十年以降，列強增擴軍備之故，莫不由極東事件而起。顯而言之，則東方病夫氣息奄奄，其遺產若是其豐，吾輩將何以處分之？於是有意全吞之者，有思延其殘喘而陰吸其膏脂者，有垂涎而無插足之資格者，漫天之悲風慘雨，遂皆從此生矣。而病夫亦自知舉世之皆敵也，乃出自衛之謀，於是北設武衛，南建自強，南握江陰之險，北據大沽之雄，然而戎事初開，即成瓦解。不惟無用，轉以資敵。而論世者遂藉以倡言曰：海陸軍非所以立國也。云云。吁！豈其然歟？夫龍泉綠沈，壯夫俠客，用之足以縱橫六合，掃蕩奸穢，而村夫婦女，用之反以自戕，而為天下笑者，何也？無用之之資格。

而已。嗚呼。迄今以往。吾不欲中國之競言軍備。而欲其速培養中國國民。能成軍之資格。資格既備。即國家不置一卒。而外虜無越境之虞。偶有外衅。舉國皆千城之選矣。軍國民兮。盍歸乎來。

軍國民之要素。要素即原質之謂。如云養氣。輕氣為水之要素是也。

佛云。人化為羊。羊化為人。人不保厥靈魂。則墮入畜道。畜道苟善。保厥靈魂。則復入人世。靈魂之為物。其重矣。夫國亦猶是耳。苟喪厥魂。即陷滅亡。既陷滅亡。永墮地獄。沈淪苦海。猶太人之漂泊零丁。印度人之橫遭摧殘。職是之故而已。故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

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其於國民之關係也。如戰陣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針。如槍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夜光不足。喻其珍。干將不足。喻其銳。日月不足。喻其光明。海嶽不足。喻其偉大。聚數十年之訓誥。家而不足以釋其字義。聚凌雲雕龍之詞人。騷客而不足以形容其狀貌。聚千百之理化學士。而不足以剖化其原質。孟子之所謂浩然之氣。老子之所謂道。其殆與之相類乎。然恍惚杳冥。頗類魔怪。徒駭人耳目。試畧舉世界各國之類以國魂者。以實之。然而未敢云當也。

日本之武士道。日本之國魂也。彼都人士。皆以大和魂三字呼之。詞客文人。或以櫻花喻之。以其燦爛光華。足以代表日本之特色也。或以旭日喻之。以其初出扶桑。光照大地也。要而論之。不過曰三島之精華。數千年遺下之特色而已。

德國之祖先。為歐洲朔北之蠻族。初無特色之足以眩人也。乃自拿破龍飛。國士之受蹂踏者屢屢。人民嗟怨憤愧之心。油然而交迫。慷慨悲歌之士。從而揚波激流。今日德國之突飛急躍。蓋胚胎於是時矣。吾讀

其祖國歌。不禁魂為之奪。神為之往也。德意志之國魂。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為錄之。願吾國民一讀之。

誰為普國之土疆兮。將東顧士畏比明兮。(Schwabenland) 抑西瞻蘭英(Rhein) 河旁。將蘭英河旁

紅菊懸糾結兮。抑波的海鷗飛翔兮。我知其非兮。我宗教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誰為

日耳曼之祖國兮。將史底利葉(Saxeland) 之腴壤兮。抑巴華利亞(Bayernland) 之崇崗摩辰。(Malsen) 牛羊遊牧兮。抑麥介(Mekel) 物產蕃康。我知其非兮。我宗邦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

靡疆。誰為日耳曼之祖國兮。將威史飛靈(Westphalenland) 之界址兮。抑巴麥藍尼(Pommernland)

之版章。將砂磧隨流而入海兮。抑駝浪(Dann) 之水波溶漪而蕩漾。我知其非兮。我宗邦必增

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誰為日耳曼之祖國兮。將濟濟盈廷者。權能個儻兮。幹略豪雄而告我。以

暴詳。將在呵歌(Wohl) 之境外兮。抑于兜爾(Tyrol) 之域旁。伊二地之人民。余愛慕而弗忘。我知

其非兮。我宗邦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誰為日耳曼之祖國兮。今告爾以何方。我方言必無

遠而弗屆。流行四極兮。而散播八方。將與我同奉一主兮。謳歌於會堂。其隸於日耳曼之版圖者。試

觀此幅員之孔長。此乃日耳曼祖國之啓疆。翦梟鏡兮。驅虎狼。撻傲慢者。伐矜張。必仇敵之胥泯兮。

而憎妬之全降。不見夫我之友朋。莫不榮顯與軒昂。維日耳曼之全士兮。開闢非常。此為日耳曼奄

有之土疆。長邀鑒念於穹蒼。俾我儕心志雄兮。奮力強。盡心愛此宗邦兮。志之衷藏。此乃日耳曼之

祖國兮。渺渺兮。余懷望。

音節高古。讀之。足使人有立馬千仞之概。此王君藹所譯者也。

在美則有孟魯主義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美洲之居他國不得而干涉之也此數語也美人腦中殆無不藏之而今則將曰世界者世界之世界也強梁勿得而專有之矣於是反其自衛之伎倆以外攻焉在俄則約翰郭拉所唱之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逐漸發達而今影響所及幾彌滿八千萬民族之中前途汪洋尚了無垠際論者謂其將來有凌駕條頓蹴仆拉下之一日不無因也

要之國魂者淵源於歷史發生於時勢有哲人以鼓鑄之有英傑以保護之有時代以涵養之乃達含弘光大之域然其得之也非一日而以漸其得之艱則失之也亦匪易是以有自國民之流血得之者焉有自偉人之血淚得之者焉有因人種天然之優勝力而自生者焉

奮翮生沈沈以思舉目而觀欲於四千年漢族歷史中搜索一吾種絕無僅有之特色以認為吾族國魂蓋吾乎其不可得矣謂革命為吾族之特色歟則中國歷祀之革命皆因私權私利而起至因公權公利而起者無有也以暴易暴無有已時謂為吾族之國魂吾族不願受也謂排異種為吾族之特色歟則數千年來恒俯首帖耳受羈於異種之下所謂排異種者不過紙上事業而已欲強謂為吾族之國魂吾族所愧受也吁執筆至此吾汗顏矣然而吾腦質中有一國魂在

軍國民之教育

百里

本編為東京軍學生蔣君舊譯稿本社以其關係於國民精神重且大為我同胞所宜日三復也請於譯者以登報焉 本社識

軍務者國民之負債也國防者國民之義務也今日之戰爭國民全體之戰爭而非一人一姓之戰爭也

其勝也國民享其利其敗也國民受其禍非於國民以外別有物焉以擔任其死生禍福也夫已受其利已受其禍而曰盛事也非吾之責也茲言也可通乎不可通乎吾願與諸君一思之

惟好殺戮誰惡乎和然而彼盜盡財盡負力而惟日日以擴張軍備為事者則何以故噫吾知之矣凡爭之起由不平也不平之起由強弱也有弱者則思侵之矣侵之何以則以力苟其強也無所侵無所用其力則平矣是故畏戰者乃受戰禍畏死者人乃以死脅之夫戰之結果則死而已矣然則請階之不戰可以不死乎今有二人共食於此得此食則生弗得則死其一人謂其他曰汝若欲爭我之食則我將置汝於死然則彼遂可以勿爭耶勿爭則亦死而已矣夫地不加闢而人口日繁自非侵人安能保我此則世界之公例不可逃者也優勝劣敗強者生存觀人之強而畏之而不望已之強其愚者乎其智者乎抑吾聞之治天下者定所尚今世界各國之國是何如乎過去百年間之以農業立國者今悉變為商業

國矣然則立於商業競爭之時代而人前我後則不崇朝而為所噬者可斷言也夫農業可以保守而商業必俟進取進取之資格何在乎威嚴與實力而已矣威嚴與實力興國之第一步而亦護國之最終器也要而言之則軍備之勢力猛大而已矣是故苟不行全國皆兵主義於吾國則終不得出而談天下事軍國民教育者昔行之於斯巴達今則全世界為斯巴達矣我國立於此競爭之中已不侵人將侵我夫兄弟鬩於垣則父母得而審判之國人相爭則國法得而審判之若國與國爭則世界中無一最高權足以裁正之則強權而已矣

此就形勢而言之也自精神上言之則凡社會上一切之組織皆當以軍事的法律布置之凡國防上一

切之機關。皆當以軍事的眼光建設之。社會之精神之風俗之習慣。皆當以軍人之精神貫注之。軍人形質之在於外者。國家賴之以安寧。軍人精神之在於內者。則國之所由立也。民之所由生也。就令無強鄰就令無內亂。則若軍人無用矣。而抑知苟無其精神。則國本不能立。而國終不能成。軍人耶。國民耶。則一而已矣。則一而已矣。

然則請言軍人之教育。昔拿破崙謂作戰。有有形與無形二要素。然哉。然哉。有形之要素。器械是也。然而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堅利。而無所用。則無形之要素。尚焉矣。無形者何。精神是也。茲論軍人精神教育之大綱如左。

(其一)則愛國是也。

一惟太陽之所照兮。惟明星之所輝。惟迅雷之所震。長爾兮。惟疾風之所吹。茲惟爾之所愛兮。爾祖國其在茲。爾稚兒之明眸兮。灼灼其所顧盼。惟慈母育汝於茲兮。惟嚴父聖訓之所在。茲惟爾之所愛兮。爾祖國其在茲。嗚呼。此非日耳曼祖國歌耶。彼當十八世紀之末。羣邦無所統一。羣海雜至。乃爾同種。乃以鐵血主義。成世界上莫強之國。豈惟日耳曼。花則櫻人。則武士。大和一肉團。自我祖我父。以及於今。武育國男子之思想。非護國之精神。而何耶。而奈之何。不以死守之。

譯者曰。吾聞之國家也者。有機體也。官體備骨格立。而無魂。則何取也。國魂者。國之所恃以為國。蓋由國民愛國之精神之熱血。所醞釀胚胎。以成此一種不可思議之妙物。其為用也。乃能舉一切上下社會而鎔鑄之。無大無小。使成一忘死捨身之烈士。故無國魂乎。何以有愛。無軍人乎。何以有國魂。

則乃曰。軍人當有此。而國民可以無之也。有此理乎。國也者。誰守之。守之則軍人也。國也者。誰有之。有之則國民也。國民乎。軍人乎。而謂可以分之乎。孰則肯捨死而為人守家產也。人必知此物之為我有也。而後愛之。而後肯捨死以爭之。嗚呼。我國民其念之哉。中國之興亡。其禍福與他人無與也。且夫吾中國。則亦無責焉。且彼自近千年來。他他覩。低首下心於外人。而勿知其視國為他人之物也。固已久矣。其神經已喪。其氣已失。其體已頹。故割其手足。不足痛也。擊其元首。勿知之也。而彼之為孤蠱者。其計日以工。恐其或一旦知之也。乃舉其猛擊者而改之。一變而吸其精血焉。一變而呼之骨髓焉。其病夫乃可以沈沈酣睡。永夜長睡矣。嗚呼。果何由而至此耶。曰。無魂故。吾欲竭我腦血為吾國鑄一魂。吾欲攜吾國民以登於崑崙之巔。嗚呼。而東視。見夫二萬萬里。美如錦繡。燦如荼火之江山。則大呼曰。是我祖之所有也。吾欲攜吾國民以立於千年以前。歷歷而上。數見夫四千年來。龍鬪虎爭。風雷變色之歷史。則大呼曰。是我祖之所讀也。嗚呼。惟吾祖國之魂。惟吾祖國之魂。尚其歸來兮。毋使吾心悲。

(第二)則公德是也。

軍隊者。公共心之組織體也。死則同死。存則同存。軍人之美德。則犧牲一身以為全體是也。故軍隊以公德為組織之原質。而公德以軍隊為教育之利器。一以死助同胞乎。斯非國民的宗教耶。蓋為軍人而死者。與共之感情。以麗於實事。迫於一身而愈顯。故講公德乎。則必自軍隊始。言軍事乎。則必自公德始。不然。則潰敗而已矣。不然。則空言而已矣。

譯者曰公德者何物也曰一人對於團體所當盡之義務也故吾嘗聞西人言支那人腦中自古無公德思想吾思疑之以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亦可以已夫而不知其非也蓋恕也者僅一人對一人言是可謂對於社會交際上之德行而未得公德之全體也公德者以一人對於群而言者也凡立於群之下食其利而庇其陰則必思所以報之矣蓋喪一人而全群茲群也蓋自我祖父造之以貽後人而後人依之以生者也處今日人類競爭之世則群之點當以國為極而養之也必自實事始必自小者始嗚呼苗一遊歐人之小學校蓋亦可以見矣今之言德者動曰公德固矣然公德而可以口說倡乎夫必有死生與共之精神而後群力乃固彼學生之無不以兵隊部勤之者豈惟體育亦德育之源泉也蓋國家之興廢盛衰直接於個人之安危休戚茲理之觸接於腦也惟軍人為尤易而顯然則社會而以軍人之精神組織之乎矣其不愛國也莫甚其無公德也

(其三)則名譽心是也

須賓華曰一以防禦祖國為己之任務率其勇氣豪膽守之以一死一旦宣誓於軍旗之下縱令地落天崩山裂海倒不肯退一寸立處即死所也即墳墓也是之為軍人之名譽也法物伯命奪曰「名譽者樹偉業之機軸也之動機也軍人生活之精神也無恐怖無怨嗟無偽無驕與職分與榮譽之精神也嗚呼負護國之大任得干城之盛譽吳子所謂有死之榮而無生之辱誰不欲負此光榮橫戰骨於敵地灑碧血於國境哉故名譽心者無形之軍紀也可以戒惡可以獎善惟軍人有名譽心而國乃有威軍人之名譽也國威也則一而已矣

譯者曰名譽者社會之刑賞也政府之刑賞或出於一人之私意其不公也則猶可以責之也社會之刑賞出於一般之公意而不公也斯則國民之自致於亡無所用其言也耳矣今日之中國使各人尊重其名譽心易而為社會上一般之改革難夫名者人之樂處也自非下愚慥悍者則必不敢并名棄之然名譽心則誠有之矣而吾觀日人之於軍人也則尊之敬之其購物也為之賤其值其行軍也則為之潔其膳而其進隊也則送之曰祈戰死其死於軍事也則為之恤其孤為之銘之石鑄其像其死者之衣則藏之於博物院其苟有逃者抑或僭軍乎則父不子之妻不夫之親族遠之朋友和之蓋實無以立於天壤間也嗚呼雖欲國之不強可得歟若中國則開章第一義曰「好鐵不打釘好人不作兵」其業則賤之其死則忘之其敗軍生歸也則妻子親族走相賀然則雖欲其捨身為國又烏可得耶雖然要而言之則仍是無名譽心耳蓋社會之習俗非有人倡始以敗壞之則清議終猶在也有一無名譽心者出恬顏以處世始而一繼而二三繼而十百矣於是同俗乃賴雖有善者則或笑之為迂或以之為蠢恬然習俗不為怪是則不僅刑賞之誤且併刑賞而失之矣於是乎紀律壞風俗敗人心腐嗚呼以斯之社會處今之世界亡矣亡矣其又何說

(其四)則質素與忍耐力是也

質素者強毅之源泉也布衣草帽芒鞋竹杖吾知其能踏破萬山矣其貌雖容華其身貴其飾如玉樹臨風乎美則美矣其如不禁風雨何夫軍人者拔山倒海而不移其志者也故必有百折不回之氣概而後百勝之機乃決我困之時人亦困之時也我疲之時人亦疲之時也際人之困疲而我鼓一段之

勇氣以繼之。勝利固不得歸我矣。雖然當破釜沈舟灑淚以出之時。在旁觀者固曰「鼓勇乎鼓勇乎」。而在當局者。方力盡神疲。有雖欲前而不能者矣。故所謂忍耐力者。在平日之口說易。在臨時之實際難。在思想之所及於虛者易。在氣魄之直任於事者難。是貴養之也。而養之自質素始。

譯者曰：嗚呼！東方病夫國。二支那與土耳其是也。然土耳其猶能戰強俄。以存其國。而支那則何如也。藤田東湖之言曰：蓋為武愚。勿為文弱。雖然。今日者。愚則愚矣。武則未也。支那實腐國也。夫彼之愚而弱者。勿足責。吾竊怪夫知者也。彼亦曰：吾欲文明也。彼未知求文明之苦痛。而先欲享文明之幸福。故文明則未也。而先流為文弱。嗚呼！以蹂躪半天下之羅馬。而卒為獨逸森林中一蠻族所扼。以漢族之文物。而卒為北方之遊牧水草者所侵。是真文明矣。猶以流於文弱而亡。而況徒襲其貌者乎。吾聞之文明者。流血之結晶體也。今試觀歐族。固也其文明也。其健鬪之氣象。奚若。其野營之生活。奚若。其冒險之膽力。又奚若。是文明之活力之所在也。故文明者。非雍容華貴之謂也。活潑勇壯。或稍得其真相矣。

拿破侖曰：勝敗之決。在最後之十五分間。至哉言乎。蓋觀乎競馬。當最後之數秒時。實決勝之大關鍵也。慎始慎終固矣。雖然。必視其根氣之厚薄。根氣之厚薄。不可以一時言也。氣既雄厚。精力豪健。其養之也。如身然。有精神的食糧焉。經驗也。工夫也。涵養也。皆是矣。而體魄亦其要素焉。嗚呼！世固有一疲不經銷弱。還易斷之英雄乎。有志於事者。蓋亦求所從事矣。嗚呼！茲數者。軍人之教育。與國之所恃以為本社會之所恃以為組織軍國民哉。吾今言其所施之方策。

有二其一在學校其一在社會與家庭

戰爭者。隨社會之進化而變移者也。昔日之戰爭。以人力。今日之戰爭。以人智。拿破侖曰：無十年不變之戰術。豈惟戰術。兵制亦如之。故今日之言軍事。非若昔時之可以草廬經畧之口說導達之也。其精神上無論矣。即學識上。技藝上。其演習之心得。其內務之布置。必也徵之於實事。數年乃后得其為級也。必自兵卒起。漸進以至於將。斷未有茅廬一出。而即可以指揮六軍者也。其養之久。其習之熟。其智識之備也。豫夫而後可以言也。蓋軍事者。必與其國之文明。科學。技術。財政。成有形上之關係。與其國之精神習慣。風俗。歷史。成無形上之關係。且必與世界之大勢。相表裏而出入。嗚呼！而顧可以等閑視之乎。請先言學校。學校者。國民之製造所也。國風之淵源也。而國民職業之豫備校也。苟欲組織全體以軍人乎。則當先自學校始。欲使將來國民有如何之起業心。如何之鍛鍊力。如何之軍人氣質精神。則當先知學校教育之方針。若而後可。夫教育之大本。當與國運併進者也。言教育者。動曰：德智體固也。然今日者。則三者偏於智。則如鼎之喪其二足。而全體殆不能自立矣。不觀夫德育乎。其師而少年。則高入於哲。理其師而老者乎。則腐流於漢學。前者伶俐而無威嚴。故不心服。後者迂回而少真理。故不敬服。要之殺其精神。而尊其形體。則一而已矣。若夫體育。則尤難言矣。夫事而可以形式論也。蒙馬以虎皮。以欺人。則可。苟至於實力競爭。則敗焉而已。今日之體育。其時間不可謂不長。其種數不可謂不備。其器械銃器。不可謂不整齊。其兵式教師。不可謂不習熟。然而氣柔而不振。神渙而不肅。勇不足以開先。毅不足以任重。者。則何由而然也。曰：世固未有大本未立。而枝枝節節為之。而可有益者也。是所謂國是未定。而汲汲於

行政之善也。不其謬歟。

請言其策。其一曰擴充。其二曰聯絡。

所謂擴充者。謂擴充軍人教育於學校也。請言其種數及程度。

(第一)體操(自徒手體操各個教練及小中隊之教練)

體操宜由簡以入繁。由易以入難。而尤當視生徒年齡之高下。智識之程度以為準。不取躁急而取漸進。凡一舉一動。必使熟達及確實而後止。小學校以小隊教練為終。中學校以中隊運動為終。

(第二)體操外之活動遊戲(行軍 野外演習 射的 擊劍 旅行 競舟 登山等)

活動遊戲少年之所樂為也。因其勢而利導之。然法律要矣。因地制宜。而必以振起尚武之精神為目的。校而近山地。則登山狩獵野外演習等。當大獎勵之。近海岸則游泳舟競等。當獎勵之。而海防上之要務。及水雷艇軍艦等之勤務與焉。若相撲。綱引。擊劍。軍歌等。到處皆宜。

(第三)軍事上智識之普及是也。

軍事上智識軍國民之最要件也。夫固言之矣。今日之軍事。非若昔時之可以草廬經營。各之口說導達之也。雖然。教之必有其素也。兵役上之義務首矣。次則本國之軍備。海陸防之要務。戰史上之智識。名將勇士之傳記。外國之軍備戰史等。皆當隨學校之程度適宜以講演之。是貴乎教者之精神焉。必時時鼓動之。終始而勿輟。然後再證之於實地。則庶乎可矣。

要而言之。一學校即一軍隊也。一國家即一軍隊也。故對於國而言。則無論私立官立。必一統而聯絡之。

夫牽一髮而全身動。故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有為也。事必踐實而知其難事。亦必踐實而後知其樂。夫苟使全國國民。皆知軍事之樂。則亦何患彼之乘風破濤而來也。國民乎。國民乎。競爭之舞臺開。而軍事知識之普及。蓋迫不及已。然必自學校始。

所謂聯絡者。謂軍隊與學校聯絡。變學校為軍隊也。請言其辦法。

第一 小學校以小隊教練為極度。期五年。其教授為學校正教員及下士。

第二 中學校師範學校以中隊教練為極度。其教授以休職將校及下士任之。

第三 高等學校高等師範學校。以演習至大隊為止。且教兵制軍制戰術戰畧等之一部。及國防上各要務。

要之所最重者。則在第一第二策。使其完全成一軍國民之資格。而為入軍隊之豫備。校是有數利焉。現役期之可短。一軍事費之可減。二軍事智識之普及。三學校技藝。四若夫振全國之學風。立國家之大本。國之大源所在矣。夫軍國之急與其養兵而多。固不若其精而少。雖然。今日之勢。其迫我之不得不增也。至矣。不觀夫德意志乎。彼採用軍事教育普及之方畧。而兵役之期亦因以減。其為期短。而其普及也廣。誠哉其斷然為之也。今以小學校卒業之年齡。自十二乃至十四歲為假定。則以彼敏銳之記憶力。習最快樂之軍事。苟有以善導之。則彼之不忘軍隊者勢矣。於是八年或六年之後。再入軍隊。則其學有根。而其業之進不待言矣。當局者盍深思之哉。

請言社會與家庭。家庭者學校之始。社會者學校之終。昔者斯巴達之健兒。有賢母以教之。而近德皇於

女學校亦大獎勵體操。有旨哉。英軍之大捷於瓦得路也。基之於寒村一小學校。惠靈頓嘆之。夫一國之存亡興亡隆頹。社會家庭其源之所在。其本之所植也。今我國乘新勝之餘。社會之志氣。為之振蕩。然使其狃於一戰。而社會民心。一入於驕惰。慢柔。則元氣衰頹。將永敗而不可收拾。嗚呼。可不慎哉。

嗚呼。我國民其自思之。甲午以來。彼勝而懼。我敗而不奮。雖或一二仁人。奔於前。號於後。而和議一成。酣歌自若。以京師為元首。則且有元首既喪。而海上猶笙歌如昨者矣。嗚呼。其尚得謂有人心也耶。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請言社會上其策三。一曰定社會之組織。一曰振社會之風紀。一曰新社會之耳目。所謂定社會上之組織者何也。曰以軍隊之組織。組織社會也。夫改造人心。四圍之力莫大。國民者由社會之大熔爐中所鑄造以出者也。社會如器。國民如水。水從器之方員。而國民從社會之模型者也。軍隊組織者。重職分守紀律。尚俠武之精神之謂也。軍隊組織者。至誠質朴之謂也。重然諾。蹈高義也。其取終則共同之精神。而緩急相援之義。俠心是也。以此心為社會活動之動機。中之樞。市町村之各機關。以律隊組織之精神。運轉之。郡縣政之機關。行政立法司法之機關。以軍隊組織之精神。運轉之。其氣嚴肅而厚重。其機靈敏而紀律。社會之組織變。而新國民出焉已。

所謂振社會之風紀者何也。其一曰使社會之風紀。一趨於勤苦也。奢而惰則斯文弱矣。欲為強毅之國民乎。則先自勤苦始。立今日之世界。其死生存亡。一視根氣之厚薄。以為斷。而勤苦則實養根氣之一大藥料也。必使一國之人。能各人為獨立之生活。其志向堅。其體魄強。而後精神乃可用。故曰勤苦者軍國

民之要質也。其二曰使社會之風紀。一趨於尚武也。參世界之大勢。定一國之方針。翻過去之歷史。按將來之政策。國家一軍隊也。雖然。固非驟曰軍隊之而即能得也。尚武者。軍國民之本分也。自其淺者言之。則獎勵體育之發達。凡公眾處如公園遊息地等。則以振起習俗。或建立勇士之銅像。或彫刻激戰之繪畫。獎勵擊劍。柔術相撲。山獵。競舟等。而學生與軍人。則特與之便利。上下一致。以謀養健全之國民。而發揚我歷史的國粹。嗚呼。不亦要哉。

所謂新社會之耳目者何也。曰凡新聞演劇文學美術等。皆足以左右國民之性情。激昂而感化之者也。無形之精神。必俟有形之感化。而始入之深。昔斯巴達敗於塞納。求援於雅典。雅典以一善笛者名特耳。且司者。應軍情為之鼓舞。卒以破敵。嗚呼。吾知其動人之感情深矣。請言其概。

(一)新聞者。全國民精神流通之所在也。故欲謀軍事智識之普及。則新聞其首矣。且勿微遠例。而即以今日京地之敏捷新聞言之。彼之軍事教育門中。一類非吾輩歡欣也耶。以新聞之勢力。出一人而入數萬人。苟其有心而鼓吹之。則亦何怪往弱者之不聞風而起耶。夫軍國民之急之理。則正其國民所當從事者矣。吾願新聞記者之不恥師人。而一為鼓其廣長古也。

(二)凡精神之震於虛者。不如見之實事之深切。著明者勢也。雖然。古事往矣。其能追慕前烈。動人感情。誠哉其要器哉。劇是矣。劇者。鼓吹社會風俗之一利器也。吾人苟欲從事於社會上事。則演劇改良。其要務矣。今日之劇俗。而敗若之何其。可以振精神也。嗚呼。苟發之。以雄壯激烈之歌。演之以慷慨淋漓之致。鬚眉果見。烈烈如真。其感格於精神者大矣。有志者。盍善謀之。

(一)讀亡國之歌。則惘然以悲。讀壯士之傳。則慨當以慷。文辭之感人甚矣哉。而小說其尤焉者矣。陣中之實驗談也。戰鬪之評論也。將來之戰爭也。組之以血淚織之以愛國心。而摹其精神焉。寫其勇氣焉。夫孰有不躍躍以試者哉。有支那之封神傳。而義和團曰。乃出有英美之冒險譚。而殖民曰。以廣我國民苗。亦深思乎。不謂其小因。其結果維大。蓋其入人心之深。而動之於不自覺也。

(二)因國民之好美心。而利導之。悅其耳目。即以激其感情。美術亦一鼓舞國民之利器也。油繪也。軍歌也。皆是矣。昔法覆於普。其國民圖其慘狀。懸之通衢。觀者慟焉。而精神遂以之一振。提柳斜陽。直小學校生徒歸校之時。三三五五。雜唱軍歌。余聞之。實起無限之感慨。勿笑其歌之拙劣。勿笑其調之不齊。音樂之於人。其神妙至矣。德富氏聞美洲小學校之唱歌。遂以斷其國運之將勃興。誠哉其言之也。前述之斯巴達事。不其然歟。

若夫家庭則何如也。曰夫固言之矣。家庭學校之始。而實一人教育之根本也。舉其例。則昔斯巴達之經世家。來喀瓦士之施政是也。其國民教育之制度。蓋欲造骨格偉大。體力絕倫。躬行高潔之人種。其育兒也。健者留之。否則棄之。七歲離家庭。入官立學校。與數千之健兒。偕飲食起居。其教之也。一偏重於體育。寒暑飢渴。鍛鍊之。惟誠女子。亦於別所受武育之教育。故國中男兒無一不魁偉者。其結果也。乃能區二小地。控制希臘。押王夏盟。今其歷史之繪傳於人人者。蹟蹟未嘗衰。賢母之訓。其著焉者也。嗚呼。安得來喀瓦士其人者。為之一振我邦之風氣。是固予所深願也。嗚呼。言至此。其將終也已。大和魂歟。櫻歟。歷史的國粹。其守之歟。軍事者。國民之負債也。應盡之義務也。

自今以後。尚默察世界之大勢。戰爭之不能已。亦可以興矣。故善戰者興。不畏戰者存。惟畏戰而不知戰者。乃當戰禍。乃亡其種。軍國民乎。軍國民乎。其記臆之。

第一 生物種類之競爭。自然之勢也。人類不能立於自然以外。吾不亡彼。彼將亡我。故戰爭者。本於自然者也。

第二 犧牲一身以保全體。其保人乎。其保己乎。能使其民族。後絕於人。而獨存。蓋亦自保以保人而已矣。故戰爭者。名譽高義公益之源泉也。

第三 對於外生敵愾心。對於內而見愛情矣。國其父母之國。而同胞為一大家族。其興廢存亡。與一人之安危休戚相繫之。實感情。戰而始見。故戰爭者。激發愛國心者也。嗚呼。挂帆蒼海。風波茫茫。或沈無底。或達仙鄉。軍國民歟。蓋歸乎來。以揚我祖國耿光。

壬寅新民叢報全編

國聞短評第十四

顧問大臣勉旃

回鑾後第一新政即置顧問大臣是也。據日本報章所紀置顧問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顧問大臣十人。議長慶親王副議長肅親王大臣則榮祿也王文韶也袁世凱也崑岡也敬信也崇禮也鹿傳霖也那桐也瞿鴻機也孫家鼐也凡滿員七人漢員五人西人所疑為團匪元兇者三人屢掌文衡者三人曾任封疆者五人他日中國所謂維新之政者皆將於此是賴矣。袞袞諸公其有以解宵旰屬精之憂慰國民望治之心乎。

北京掠奪事件

聯軍之役各國兵隊野蠻暴掠無所不至。凡北來者皆能言之。其中俄兵最甚。法次之。日本兵紀律最嚴。此天下之公評也。乃近者日本各報歷載當時其軍隊在北京掠奪情形千口一詞。其中有萬朝報者言之尤詳。自兩月以前起用小說章回體日載一回。至今已六十餘回。尚未完畢。其中所言皆鑿鑿有據。歷歷如繪。其牽引達官身上者亦甚多焉。聞將提出議院議其處分云。此中消息真贋外人雖未知其詳。然必非憑空結撰。有斷然者。果爾則所謂文明所謂紀律亦安在耶。西哲常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日本人能不自諱其短。而羣起匡正之。猶不失為國民自重之概。若我國人倚賴甲國崇拜乙國之癡想。斯亦不可以已乎。

與國人種之爭

奧大利國以數種宗教不同語言不同之民族聯結而成。其中最有力者為斯拉夫種。主權獨占牙利種。波埃米亞種。德意志種。之四者。是以其國內軋轢紛爭。既數十年。自匈牙利別立政府以後。風潮稍平。而德意志種波埃米亞種之爭。近年益甚。現當開議會時。兩種人各爭其國語之獨立。開闢殊甚。開議六禮拜。尚未移於第二議會。政府大臣焦慮萬狀云。十九世紀以後。民族主義。磅礴于全世界。各民族之自求獨立。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與國之前途。有識者頗為寒心也。

富者好行其德

美國前既將彼軍士在北京所掠奪之銀三百餘萬兩交還中國。近日復將賠款額內應得之一千八百萬美金(即三千六百萬兩)一律豁免。或疑美政府前者何以要求如許之多。後此何以豁免如此之易。紐約某新聞紙曾辨明之云。吾美政府初時見列國所需索之軍費。實溢出於其所損害之外。驚其不廉。當時我政府欲調停其間。使以二萬萬美金了結。然列國不肯讓。初索四萬萬美金。卒減至三萬萬一千五百萬。即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兩。當時吾美持之無益。不如亦隨之橫索。然後以返之中國。以輕其負擔云云。美國之出此手段者。始以國富之故。能有餘力以好行其德歟。抑亦有所大利於後。將欲取而必先與歟。雖然就事論事。則美國誠不愧為東方君子國矣。

勿反客為主

中國今日欲行新政。而人才不足。則其始不得不借用客卿。此亦不得已之計也。近日袁世凱奏請於政務處置外國顧問員。吾亦無以易其說。獨可怪者。其建議於數強國中。每國聘一人。此中方略。吾輩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夫聘客卿之權操自我。我欲用某國某人。我之自由也。今而曰一國一人。然則所以聘之者。非因其人。因其國也。即其主動力者非我國。而彼國也。漫假將如聶士成軍中之洋操教習。非有俄皇之命不能易矣。漫假將如稅務司赫德。由英國立約擔保。永不許換他國人矣。埃及前事。可為殷鑒。將以此媚列強耶。吾未見以主權媚人者也。建議者其三思之。

殆非以防家賊乎

中國欲實行內治。莫要於設警察。此議近時多能言之者。前陳寶箴無相時。黃遵憲首建此議。行之於長沙。名曰保衛局。民甚便之。後李鴻章督粵。黃遵憲復陳此事為弭盜第一義。行之於廣州。業未竟而鴻章去。遂中輟。自聯軍入京。畫地分治。布行民政。於是都中人始覺警察之政法良意。慶親王乃議行之於全國。聘請日本人川島浪速經理此事。先開一警務學堂。招學生五百人。其學期則初等科三箇月。中等科一箇月。高等科兩箇月。共半年卒業云。其經費則每年六萬元也。聞學生中旗人居大半云。又兩月前由北京特派二十七人往日本東京學警。皆旗人也。警察一端。本為最急之政務。然苟用之不得其當。亦常有擾民滋亂者。十九世紀前期歐洲各國之革命。半起於是。今慶親王既知此舉為當務之急矣。其專重旗人。度亦不過舉爾所知之義。非必有意於其間乎。而日本報章已竊竊議之曰。是防家賊手段。吾望慶王一雪此言也。

不纏足會萬歲

中國婦女纏足之風。盡人知其弊。而千數百年莫能革之。乙未丙申間。民間有志之士。憂焉創設不纏足會於上海。冀以挽其末流。一時從風者頗盛。雖然。捧土以塞孟津。其事勞而其效抑未矣。今者奉明詔。特禁漢人婦女纏足。此事於吾中國將來女學之興。頗有關係。惜諭文猶不甚嚴切。未著明纏足不得受誥封之文。雖然。得此一禁。因勢利導。此風當亦漸熄矣。不禁額手相告曰。不纏足會萬歲。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本朝起遼瀋入主中夏。故於滿漢交涉。抵抗調和之事。實為二百餘年第一大問題。當攝政睿親王初入關也。甫一月。即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其規模實為宏遠。使能行之。則種界今早破滅矣。雖然。當時滿人乘勝驕橫之氣。與其初來嫉妬之心。必不能從者也。當時漢人排外自尊之念。與其含憤積怨之餘。亦必不能從者也。故此制卒未嘗一行。而後反懸為禁。二百年來。雖漢軍旗人亦未嘗與漢人一通姻。無論滿人也。今則外憂日迫。民智日開。政府竊竊然憂漢滿水火。終釀大患。頗思所以調和之策。頃乃以懿旨詔互通婚。其用心良善。雖然。婚姻者人各有自由權者也。滿漢之溝絕數百年矣。其俗不相習。其性不相同。雖日下一詔以敦迫之。吾知其不過一紙空文耳。古文云。應天以實不以文。豈惟應天。應人亦然。政府若真欲除漢滿之界也。則當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實利實益示之。雖無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雖通何益。歐洲各國王室。皆互有葭莩。然其猜忌自若也。况民間之一二家乎。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英日同盟論

日本自甲午戰勝以後。赫然列於世界大國之林。近年以來。全球之競爭點。皆集於中國。而日本之位置。乃益重要。前歲義和團之役。英國首電請其就近發師。是其證也。英人久執五洲之牛耳。而於東方利害。所關尤重。故今不得不求反助於遠東。亦勢使之然也。英人百年以來。以名譽的獨立自誇。未嘗一與他國聯盟。其間如德奧意之合縱。如俄法之連橫。震動一世。而英國常備然立於兩造之外。其所恃者厚也。今乃忽然納交於不同洲不同種不同文之日本。日人之榮亦極矣。陽曆二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大臣。布其密約之文於兩議院。舉國歡聲雷動。幾於若狂。頻日以來。紛紛開祝宴。志慶賀。殆視得臺灣時之氣象。猶有加焉。嗚呼。吾國人之僑居此土者。旁觀冷眼。感慨何如。

其同盟約章凡六款。大率以保全中國高麗之獨立主權及其土地。而英日兩國相提攜。以謀工商業之利益。是也。其用意亦良不惡。非惟不惡。於中國目前之局面。或多賴焉。約成之次日。其外交官照會中國。朝鮮兩政府。皆感激涕零云。嗚呼。不惟政府。吾恐兩國人民之所感。亦當如是。以為吾今者乃幸託餘生。生於歐亞兩強國肘翼之下。吾高枕無憂矣。嗚呼。吾非謂英日兩國之不當有此約。吾因信此約之基於公法。合於人道。為全球各國所無異議。願吾特不願聞我國人之歌此約。舞此約。崇拜此約也。

飲冰室自由書有一條。題曰保全支那者。其言曰。一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一彼歌舞英日同盟者。蓋一思之。

此約發布後數日。日本之時事新報。繪一畫圖。為英日兩女神之像。倚輪持戟。而保護中韓兩孩童於其

膝下嗚呼吾國人見此圖者當有如何之感慨乎吾遂為英日膝下一弄兒以自足乎

俄國之旅順口大連灣

日本郵船會社社長某氏游歷東北一帶歸而述所見曰營口金州旅順大連間之鐵路非得俄羅斯都統衙門之許可則外國不能乘載也此鐵路一切執事之人英語法語日本語乃至中國語無一通者蓋通他國語之人彼決不用也自驛長驛丁以至守護車站之兵純然為俄羅斯軍隊使人恍如置身俄國內地現時所行之鐵路不過暫設者耳其正路則穿山踰河架飛橋掘洞穴其工程非常浩大大連灣車站之壯麗殆如王侯府第游其市街溝渠完備廬宇宏敞有醫院有公園其海岸一帶有大碼頭有船澳有船廠其工務局郵政局皆用俄製之煉石構成壯麗不可思議嗚呼以二十五年之借租地而其所經營所布畫者如此其二百五十年乎其二千五百年乎吾烏得而知之

是誠何心

日本人大野為之於東洋經濟新報屢著論說謂必當與中國定版權凡日本人所著之書不許中國人任意翻譯未幾此議動政府日前聞其外交官有致電我外部商立版權同盟之事其約之成否未可知然吾不得不驚日本人之器小而慮我當局者之曠曠也吾國當務之急莫如開民智開民智莫如譯書譯書莫如日本文之便捷人人共知此本國人應為之事非他人所能越俎代謀本國人為之而他人助理之則可若他人為之而又設為限制本國人反不得自由經營則於吾國開民智之事必大受阻礙今許以版權同盟則日本新著之書必由日本人自譯之而自售之於吾國吾國不得任意翻譯即日本注

意此事歲有成書然其如少數何又如他人代謀之事不能皆通吾用何假令各國起而效尤要求同盟則吾國譯書之事可廢而吾國開民智之權大半操諸他人之手受害將無窮矣故版權同盟雖文明國應有之舉然在發達幼稚之國則無寧稍後日本前數年從德意志之請入萬國版權同盟會蓋當時有他事交涉不得已而為之近時識者論及此事尚深歎其不便以日本維新三十餘年能通西書者幾偏通國而尚以此事為不便何況吾國且日本者日日言保全支那開發支那夫保全開發則孰有要于輸入文明思想者耶以堂堂一戰勝國而與華人爭此故紙堆中之蠅利所得幾何彼日本人之能善漢文譯佳書以助我開智者國中能幾人哉雖定此約而日本著譯出版之書亦豈能多入中國徒束縛我國民思想之進步使之同歸于盡而已彼日本三十年前之文明一點一滴何莫非自中國來數千年曾無代價以翻刻我國之書籍食其利至今日遂乃忘反哺之義挾所嚼歐西之餘唾以驕人吾乃知保全云開發云者之皆屬虛言也彼中一二達識之士常歎其國人之不脫島民根性若此等事真島民根性之代表也嗚呼我國民其自勉矣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豈惟版權他事亦如是而已豈惟日本他國亦如是而已丈夫不自立而恃他人之為援安所往而可哉

將俾學堂緣起

湖北於去歲設將俾學堂欲仿日本士官學校之制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其緣起或有未能深知者茲略記之初湖北設武備學堂其時與日本人之交涉尚淺也故請德國人為教習夫教授與學校管理法在教育學中本為分科教習之不能兼營校事理勢然也吾國當道向不知此故一委諸德弁其辦

理不能有效。亦固其所。其後鄂督崇拜日本之心日盛。漸厭德弁。三年合同滿。即欲辭退之。夫辭退之權。操自我。本無所難也。而當道不敢。輒援田舍翁請學究之例。雖來年不欲送關聘。仍虛言挽留者。一面別聘日本尉官二三人。使居學堂中。雖然德教習未去。本無席位以容日教習也。於是號稱為請來譯兵書也者。夫使其目的在譯兵書。則武昌之地亦大矣。何至無舍館之所。豈必惟武備學堂之是擇者。蓋其意欲以風示德弁。若曰瓜代者將至。汝可見幾而作矣。無奈紅鬚碧眼者流。不通人情。前并合同雖滿。而德領事又薦新矣。外國之命重於天語。當道者豈敢不受。於是武備學堂之泉比。仍為德人所擁。鄂督如舍利弗之花著身。拂之不去也。乃大窘。而所聘拱候瓜代之日弁。不得不仍以譯書之名。分贖於武漢者。兩年有奇。去秋。日本參謀本部之有力者。曰福島安正。游歷至鄂。詰鄂督曰。君聘吾國將官來。而無職以授之。何也。此非我大日本帝國保全支那羽翼支那之本心也。宜速位置之。日本亦外國也。其命亦重於天語。又安敢不受。於是鄂督益窘無已。乃別設一將裨學堂。而訂日弁為教習。且全權皆屬之焉。今者湖北一省。武備將裨兩學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焉。噫嘻感矣。

媚外奇聞

中國人最恭順者也。察勢力之所在。而崇拜之。以固全己之勢力。中國人之特長也。自甲午一創。庚子再創。而崇拜日本之熱度驟漲。昔之以北京為勢利要津者。今則移于東京矣。下自民間。上迄政府。莫不皆然。吾固無暇深怪。雖然崇拜之則亦有術矣。能獻殷勤於其政府上也。否則參謀本部亦其次也。等而下之。能通聲氣於其民間之大黨派。雖無大效。猶可得其言論之助力也。乃近所聞某疆吏之事。有足使人

發一大噱者。其疆吏以黨俄聞者也。述者不欲道其名。故無從知為誰何。惟傳其因黨俄之故。懼為日本所排。不得安其位。曲思解免。而無由自達。乃稟緣轉託日本最著名某女史者。為善辭以達於日本皇后云。其意蓋以口后必能道其事於日皇。日皇必能行其權於日政府。日政府必能容其喙於中國政府。於是吾之地位可以高枕無憂矣。其用心可謂曲折周到。視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而並及其子女。其手段有過之無不及。惜立意文明國無有如李大叔其人者耳。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商務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益怪之。愈益厭聞之。

今日欲教中國。不可不首從事於教育。欲從事於教育。不可不取所長於最近最易之日本。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稱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為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為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義之教育。非他國人所不得而代也。日本欲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之國家主義也。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有其教育權。不自有其國家主義也。

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即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題「就於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篇。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

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有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為教育上之主動者。為智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立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

不見泰西諸國乎。彼自十五世紀以來。即實行殖民政略。務以扶植勢力於他國。其狡猾之手段。實有可驚者。彼等垂涎於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驅本國無賴之徒。移住之。不加以制裁。任其掠奪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即富無成效。而徒眾之孽殖有成效。孽殖既多。本國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往。名為保護旅民。於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土民。不知不覺。慕本國（指泰西）之風。遂於曖昧模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於印度見之。於澳洲見之。於南洋羣島見之。今於支那。又將見之。

彼等於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即教育之事。亦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即派傳教士。以布耶穌教。冥冥之中。換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於己。今英語之教育權。在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終。彼等於香港於長江一帶。大張此幟。欲與多少無關係之學校。彼其事事著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為吾日本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鷹。瞬虎視。既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為扶植勢力之源。以支那為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為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既悟斯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於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雖當蒙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渴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於東方。盡吐哺握髮之禮。似此時機。空前絕後。

苟遲疑不決。曰姑待之。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於清國之時。不知今日之清國。尚有存焉否也。

噫嘻。此雖日本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於教育。中國之福也。日本之熱心助我教育。尤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於未定之問題。要之吾國民若不自有之。則無論何國。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取之。而我亦終不能有。然則於人何尤哉。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

於戲感哉。吾中國近日之洋務家也。洋務家之伎倆何如。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外國一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聲價可以埒周孔。官吏士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嗚呼。外國人果有如此之價值否。吾所交者少。吾不敢言。惟以所聞。則去秋有日本人某到北。京勸人東來游學。從之游者六人。備資斧八百金。並行李付之。而與之偕。該日人則自乘一等艙。而置六人者於三等艙。猶可言也。及到門司。又宴飲若干日。到西京。又流連花叢若干日。開一清單。以示六人者。而八百之金。僅餘二百有奇矣。猶可言也。及到東京。則置此六人者於一客寓中。室之小。與維摩詰卧病之處相等。六人膝相促。乃能容焉。猶可言也。詎知安歇甫定。而日本某者。竟去如黃鶴。并金與行李皆無踪影。如是者十餘日。後乃由他學生之久旅斯國者。為之招呼追索云。噫。日本之高人達士。當亦不少。吾非敢以此人為全國之代表也。雖然。以外國人為全知全能者。亦可以鑒矣。此一事也。

更有類於此者一事。美國教士傅蘭雅。嘗受傭於上海製造局。有年。譯格致書甚多。此稍治西學者所能

知也。吾輩昔亦深敬其為人。去年歐杏孫派北洋大學堂卒業生九人游學美國。以傅為監督。吾輩方慶得人焉。乃近日得該處學生某君來一書。讀之真有使人怒髮衝冠者。茲錄其原文如下。

敬啟者。辱受國民厚顧。得預遊學之列。分科學習。欲盡一藝一能。或可報國民於萬一。雖某為四萬萬中之一人。有何能為。然某亦眾人之一也。不敢有厚望於他人。而於己則責之甚嚴。今到美已三越月。此處風俗人情。未暇細查。故無以奉告。惟我等留學之苦。恐外人知而未詳。故謹將詳細情形。以達尊聽。幸其有辱教焉。初卜忌利大學校。以為此學校是美洲有名學校。繼而細查美洲通都大邑。學校教師。凡負高名者。俱在東邊城邑。有如伍君所謂美國東西學校費用略同。而東方則遠勝西方。今卜忌利在美國西方。僻壤以來。不過二十餘年。窮鄉僻壤。止能習礦學一門。其餘學問皆以東方為美。美國學生非不得已。無在此肄業者。傅蘭雅之子家立。則遣之東方遊學。而我等則羅致於此。蓋亦有故焉。傅氏身為卜忌利大學校漢語教習。常誇於人前。謂己有大勢力於中國。中國官員悉樂聽命。今中國派學生來美。又為傅氏照料。竟實其言。故盡置我等於此。以顯其能也。而我等在此之有無裨益。則所不遑顧。其設計可知。且我等初來此國。人地生疏。殊形不便。傅氏月受我國百金。膺監督重任。自當妥為垂顧。以免我等有礙於功課。不圖言過其實。多方束縛。入學之初。既不藉其先容。功課之餘。亦未聞其善誘。竟月不來。置身事外。飲食起居之事。皆我等自為操持。視我等如路人。棄約言如弁髦。初尚以所居相隔十餘里。不便往來。近數日來相居較近。而更形隔膜。因何以故。則非所知焉。現我等所居之屋。長約三丈。廣二丈。一樓一底。傅氏以三千金購得之。月以五十金租與我等。實則不值三十金。據

計四年之租與息。即可以償其屋價。而傅氏則四年後白得一屋。故其必欲我等同居。多方阻撓。佈散流言。傷我等體面者。以此三千金起見矣。且以同國之人聚處一室。則觀感無人。與在北洋大學校無以異也。雖欲與美人交接。而家徒四壁。殊足為外人冷齒。故外國之俗尚西人之意志。絕無所知焉。傅氏亦自知我等同居之弊。自認不諱。但辭以無人租屋與中國人。故不得不使我等同居云云。此語謊也。此處凡初入校者。須居校一年。若居離校較近者。可以稟免。今我等居近校。分居校內。亦其宜也。乃傅氏於校內佈散謠言。謂中國人最不潔。而風俗又甚不好。與之相處。必受其弊。故我等欲自行分居。試問各處有餘房否。則答以傳教習管你們。未見其言。不能納子。由是可知傅氏必早已運動運動矣。見利忘義之人。何勝浩歎。彼既能在北散流言惑眾聽。亦必能在中國散流言惑眾聽也。美國人且為所惑。中國人亦必能為所惑也。又如購書一事。我等已僱於奔命。學堂常十數日盡書一卷。欲購新書。先列一清單。託傅氏簽字。既簽字。然後挾單往書坊取書。但傅氏常不暇。屢訪之多不遇。既遇。乃求簽字購書。又待數十日。而書始到。時則又更易一新書矣。前數日忽向書坊言。謂近日已簽字者。一概不作準。使我等遲遲焉。如假冒簽字。向書坊騙書者。無異。外人亦有以我等為棍騙者。流其傷我等名聲。體面者。真莫斯若。而傷我國體面。亦莫斯若。即使我無傅氏之事。亦多為士人歧視。不名之曰支那賤種。即號之為顏色之人。今更有此一番。真無顏久居於此。眾同視。因此皆為之大怒。於是欲離傅氏之軌。束而自食。傅氏恐我等之舉動。有傷其名聲。并又無辭以對中國政府。故不得已低首下心。任我等辱罵一輪。并又致書至我等處。認罪。現已爭回購書之款。并得分居之條。傅氏對陳君言。余七十多

歲未有過過如是之人。且未受過如此之氣。此事本擬早告。但考期在即。故遲之又遲。此請大安。其頓首。

嗚呼。此身受者言之歷歷。必非以無根之談。污蟻傳其明矣。審如是也。則傅氏號稱美國博士。號稱耶穌。教牧師。何其所行之似蠅似鼠。又似蛆也。傅某猶如此。而類於傅某者何限。而下於傅某又何限。是皆洋務家所視為全知全能之上帝也。嗚。洋務家聽者。洋務家看者。

行人失辭

一月前各報紛傳駐日公使蔡氏致書江鄂粵各督阻止派留學生於日本一事。聞者且駭且怪。將信將疑。昨日東京萬朝報乃得其致北京外務部一書全文。錄於報上。日本各報館攻議紛起。政府及政黨人員詰責厲集。蔡使之狼狽極矣。本報宗旨專務提倡理想。發明大義。例不屑於一人一事之微。浪費筆墨。特以此事關於現在之國體。及將來之民智。其影響至重且大。因鈔錄該報所登原文。併為鞫讞之如下。

蔡星使鈞致外務部書 正月初一日

查各省遣派生徒。例給咨文。由使臣送學。及查察照料。殊不知照料自屬應為。查察實難越俎。諸生徒不受範圍。猶屬細事。湖自康梁毒鼓銷息以來。其遁逃潛匿日邦。為所包庇者。指不勝屈。類皆竊具餘唾。巧肆簧鼓。借合羣之義。而自由之說。日橫。醉民主之風。而革命之議。愈肆。各省聰俊子弟。來茲肄業。熟聞邪說。沾染日邦惡習。遂入歧邪。竟有流蕩忘返之勢。譬諸蠅寄羸生。楚書鄧說。父兄之教訓。莫能及。官長之督率。無所施也。伏思朝廷歲費巨貲。分遣生徒。寄學異國。原冀培植人材。周知外事。增益所

能。以為他日干城之選。詎料學業未成。而根本已失。宗旨一變。則心術全乖。加以日邦民德久衰。風俗淫亂。政府腐敗。天皇徒擁虛名於上。庇我逆臣。袒我匪徒。且暗中引誘學生。以作亂之謀。以便從而取利。故於匪黨之倡言革命者。反多方以獎勵之。將來學生等卒業回華。散佈各省。倚為心腹。假以事權。其中或亦有天良未喪之徒。能為國家效力。然莠多良寡。煽惑已深。則何難揚彼頹波。激倖於死灰重熾。竊恐曩歲湖北之變。難免不復見於南北各省。此不得不為之深思熟慮者也。鈞本擬將此等情形。密陳天聽。及榮相慈鑒。獨以此事關係日本體面。既重且大。彼方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火。聊助學校經費。而外則以同文之說。欲使文明輸入中國。若真心相助者。反覆躊躇。投鼠實有忌器之思。且慮事機不密。一洩春光。將招日人嫉忌。不特使者有履虎之危。轉大與邦交有礙。職是再三慎重。審顧而傍徨耳。聞各省仍須添派學生。恐將來愈聚愈多。流品愈雜。逆勢日熾。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肆言誣謗。宮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為虎添翼。現計諸生來者。數已逾四五百人。綜核所費巨款。即各省自設學堂。亦應敷用。但能延聘泰西著名教習。主講於學堂。慎選清白子弟。分門肄業。再由使臣多譯東西有用書籍。無民權平等諸邪說者。咨送貴衙門核印。頒行各省學堂。亦足資借鏡。從長之益。將見成材轉易。樂育尤多。奚至有入主出奴之患。舍己從人之虞也哉。鈞未至日東以前。曾立論各省宜多派生徒。游學觀摩。藉開風氣。乃至此細加考察。而後知日本之號稱維新者。有名無實。其政府多樹黨援。各分門戶。不顧公義。每歎所聞不符所見。又不料康梁以遁逃之數。為邪說之叢。敗壞人心。一至於此。尤不敢自護片言。前失而弗為國家大局久遠計也。至康梁

餘孽現聚於橫濱一埠為多。在東京者則深藏固匿。不敢與使署人相一面也。橫濱商民受愚已久。所以有借中華會館房屋為彼逆黨開設大同學校之舉。鈞自蒞此邦。密圖解散其黨。借會館請宴。親與諸紳商几席周旋。初諷以微言。次曉以大義。藉捐廉提倡。勸會館自立學堂。以教育其子弟。開導再三。諸人乃頓悟前非。咸願改邪歸正。合議收回會館學房。重建商民公學。求鈞作主。予以自新之路。計自今以後。凡彼自由革命逆黨。一旦頓失眾商扶助經費。無可為固結團聚之資。徐以俟之。勢將解體而渙散矣。若各省更能永停添派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至於商民自開公學。好名畏罪。勢業與彼黨分馳。自當由官長提倡主持。曉以忠君愛上之忱。與以上進出身之路。夫而後人心一正。學術自端。邪說不禁而自止。逆黨不驅而自遠矣。區區構昧之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係為顧全大局。仰承樞意。善畫久遠之計。是否有當。務求密回堂惠。請示周行。俾有遵循。而無隕越。不勝禱切屏營之至。

此書既出現後。各報紛紛致難。有謂其邪言榮聽者。有謂其見識卑怯者。有謂其污蟻日本國民。有傷邦交。宜撤令回國者。有謂其語侵日本天皇。大不敬。宜照會中國政府嚴治其罪者。眾口嗷嗷。不能盡錄。今但錄四月三日陽曆日本報中評林一門之漢文詩三章。亦可見日人之眾怒難犯矣。其詩云。

是誰氏

嘲罵我風俗。不知是誰氏。密書偽乎真。公揭新聞紙。兩國全交情。具任在公使。公使而無禮。國交可以止。

來此邦

禹域與神州。咫尺隔一水。古來兩相賴。形勢如唇齒。乘槎來此邦。駐劄為公使。至誠應盡職。暴慢何無恥。

何無禮

妨碍留學生。不解國交體。暴言無所憚。極口逞醜詆。保全竭友情。我意固存此。兩國正尋盟。彼獨何無禮。

評曰。蔡使以此書故。將至不能見容於日本。自作自受。亦復誰尤。顧最可憤憤者。外交官為一國之代表。其自辱而國體即與之俱辱。中國方當荆天棘地之時。更何堪復蒙此奇醜耶。篇中滿紙狂瞽之言。駁不勝駁。至其中最可笑者。莫如謂日本窮乏之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伏聊助學校經費云云。夫日本雖財政困難。何至恃外國學生以助國帑。信如蔡言。則數年前中國未有一學生來東。則日本全國之學校。豈不皆以經費無出。而全行倒閉耶。又謂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肆言誣謗。宮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為虎添翼云云。夫謗宮闈可謂之罪也。毀榮相未必可謂之罪也。日本以伊藤山縣大隈等赫赫元勳。功在社稷。而報紙中日日唾罵之。侮弄之。繪圖畫以揶揄之。作詩歌以嘲笑之者。尚無日無之。言論自由。不能禁也。而況於外國之大臣耶。蔡使謂日人希冀皇上親政。轉相煽誘。然則蔡必恐懼皇上親政。咒詛皇上之永不親政明矣。彼盈廷頑銅。雖視皇上如眼中釘。如喉中鯁。然猶必致美其詞曰。母子一心也。曰兩宮慈孝也。而蔡氏乃敢於明目張膽。謂希冀親政。即為利中國之亂。彼

其居心。視言自由言革命者何如。即以守舊黨之律治之。恐亦罪不容於死也。至其謂橫濱大同學校為康梁逆黨所設等語。本報開設橫濱。最知其詳。查大同學校創於光緒二十三年。由閩華紳商在中華會館集議建設。而康梁來東。乃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月之交。學校與康梁何與。蔡氏以為外埠商民。一內地之柔弱而易魚肉也。乃欲欺凌之。舉其所公立事業歸之康梁。因撲滅而自以為功。其所以為康梁計者。則誠忠矣。奈犯眾怒。何至其謂重建商民公學。由官長提倡主持。此事濱中久有所聞。若誠能如是。則以橫濱區區一隅。而有兩公學。教育日盛。豈不可賀。居斯土者。日日翹足望之。而惜其至今數月寂然。未有聞也。要之中國他日之存亡絕續。皆將惟日本留學生是賴。多得一。即多收一人之益。中國今日大事。未有過於是者。吾敢昌言曰。阻止派留學生之人。即我國文明之公敵也。雖然今日中國新機已動。懸崖轉石。欲罷不能。蔡氏何人。乃欲阻之。毋亦古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耳。蔡謂各省若能永停添派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云云。無論各省大吏。未必皆惟蔡言是聽也。無論日本政府與蔡反對。強之使派。而當道者不敢不從也。即使果如蔡言。而東京現時留學生數百人。由官費者不過強半耳。其餘則皆自備資斧。如報嘗胆而來。而近數月來陸續渡航者。幾於無船無人。又可盡乎。凡國民文明程度愈高者。則其仰庇於他人之事愈少。豈必官派哉。彼日本之伊藤井上何人也。蔡氏蓋多服滋補藥物。保養此尸居餘氣之身。勿遽就木。仙看十年以後。日本留學生之成就何如矣。雖然。蔡氏亦云智矣。彼其自忖斗筭疎疎。無計可留其姓氏於十年數十年以後。乃特為此一書。故以抗文明之風潮。他日有著中國思想發達史者。則蔡氏此書。勢不得不採之以備一重公案。則蔡鈞威名。

將得附於奧國梅特涅俄國波比德挪士夫之末簡。而並以不朽矣。豈不幸哉。豈不壯哉。或曰蔡氏近贊助留學生會館事。又捐助東亞學校經費。其有悔過自新之意歟。或曰是藉此以解免於日本人。以求保其三年一任也。或曰是口蜜腹劍也。記者蓋無得而斷焉。

又按蔡使函中謂勸諭橫濱商人收回大同學校房屋一事。略記如下。蔡甫到任。即立意與大同學校為敵。以自徵功。乃謀噉紳商為其鷹犬。屢次到中華會館挑釁滋事。奈諸紳商不墮其術中。莫之肯助。久之乃得一盧某者。噉令出名興訟。謂大同學校佔據中華會館房屋。日本裁判所審論數次。卒於陽歷四月五日即華歷二月廿七日。斷定盧某無可以訟學校之資格。遂將原稟擲還。計此事蔡盧所得之結果。惟消耗數百金之律師費數十金之裁判堂費而已。噫。是亦不可以已乎。記者附識。

奴隸與盜賊

自回鑿後。保護外人之謔旨。不下二三十次。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誠如孝子之事父母矣。公使夫人偶遭兒童指目。輒欲拳拷治罪。一教士之受辱。輒下罪己之詔。何其恭順一至此甚也。民間如順從朝旨乎。則奴隸而已矣。奴隸猶可兩重奴隸。何以堪之。如稍有不屈乎。則盜賊而已矣。盜賊猶可兩重盜賊。何以堪之。今日為中國百姓者。奴隸盜賊二者必居一於是。嗚呼。何為使民至於此極也。悲夫。

西報偉論

一月前。天津有一西字報者論一篇。極言教士在內地專橫之狀。且斥言中國他日亂階必起於此。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西士如猶不悟乎。弗戢自焚。今日廣宗鉅鹿之事。猶其小焉者耳。

吾國公使獨非人乎

駐俄公使楊儒暴卒。世人固稍已疑之。未幾而其子復自縊。瀕死時有極痛心之言。世人益疑之。近者日本報乃詳述楊儒之死。實被俄人從樓上踢下致命。蓋因滿洲條約為各國所制。不能得其志。故以此洩忿云。其言確否未可知。然諒非無因矣。嗚呼。德公使之死。遂至八國聯兵。神京陸沈。意國公使夫人途中遇羣兒譁笑。遂勞明詔惶恐謝罪。鉅鹿之亂。法教士受傷。政府弔慰之。電稍緩至。天津法領事即相責言。吾國公使獨非人乎。語曰。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吾欲易之曰。寧為外國官。莫作中朝官。

濟濟多士

據京鈔月來入京引見人員。不可指屈。約略算之。帶領引見者已有五六百人。其驗看者已及千人。其不及驗而待下月者尚有千餘人。嗚呼。盛矣。往聞安南將亡時。其士子應試者全國不過三千餘人。及丁酉年。越之亡二十載矣。而是科鄉試乃有一萬二千餘人。然則官吏士子之多寡。殆與國之盛衰成反比例歟。桃花扇傳有云。一報長江鎖開。報長江鎖開。石頭將壞。高官賤賣。沒人買。今日官場股份行情。猶逐日增長。是亦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徵矣。聞之破涕為笑。

又將防家賊耶

中國第一次官費派出留學日本諸生卒業於士官學校。以前月歸國。其中以湖北派出者最多。北洋次之。南洋又次之。北洋歸國之學生袁制軍皆派為參謀部信任。適惟湖北學生則僅派充教習。張制軍待之殊冷落。其薪俸最厚者不過月數十金。其薄者僅每月十六元。飯食一切自備。又恐學生怨懟。派人

監守之。出入言語。皆不得自由。往來信函。皆須折視。殆與囚虜無異云。嗚呼。既已疑之若此。嫉之若此。然則何苦復派游學哉。或曰。將以媚日本人。示其有文明舉動也。是或然歟。

大學得人

回鑾後所辦新政。惟京師大學堂差強人意。自管學以下諸職司皆稱得人。聞欲設一哲學科。雖有反對者。而管學大臣之意甚決也。總教習吳君摯甫。譯書處總辦嚴君又陵。聞皆力辭。雖然。今日足繫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兩君之稍自貶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

粵學端倪

陶子方制軍督粵以來。銳意振興庶務。而年來設施。表見者希。粵人不勝雲霓之望。頃者廣雅書院改為省學堂之議。經已就緒。頒出圖表六紙。其第一表為表明設學等級及其課程。見我國所定新制頗與日本現行制度相似。附第一表為表學級層進及比較學問。第二表為表明現擬課程。尚合各國公定學章。並就擬定課程。附表教習人數於末。附第二表為論普通課程及教育之要。第三表為表明改葺廣雅書院以為省學各種堂舍。第四表為表明全學人數及久暫款項。綱舉目張。條分縷析。誠現時各省學務之冠也。今擇錄其二。

第二表所擬課程及教習人數。按此係專就備齊第一年列表。即與日本中學第一年相當之學級也。

定日課為講授

定夜課為溫習

日課講授以七小時半稱之一小時即俗為至多。合六日計之。得四十五小時。各國功課。設有禁令。六日間不得過三十小時。其令必不能行於需才孔急艱難創學之時。故四十五小時者。離絕萬里之通則定之。不可再以為功課過簡而警之。

四十五小時之功課。按各項課程。分表如左。擬考選學生百六十人。四十人為一班。分為甲乙丙丁四班。合功課時刻。應聘教習幾人。同列表下。

六日間

綱常大義講義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八小時	教習一人
本國文	甲九 乙九 丙九 丁九	合三十六小時	教習一人
英文	甲九 乙九 丙九 丁九	合三十六小時	教習一人
史要講義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地理講義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數學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每教講授功課皆在十小時左右。然講授前備檢至。少需兩倍之力。講授後校。批改至少又需兩倍之力。每六日當任五六小時之勞。苟欲力副委託亦願因瘁矣。

第四表學校經費
逐年豫計表

數學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格化 博物總論	甲四 乙四 丙四 丁四	合十六小時	教習一人
政法講義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圖畫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四小時	算學教習或英文教習兼
樂歌	甲二 乙二 丙二 丁二	合四小時	算學教習或英文教習兼
體操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同時並習	格化教習兼
共計	甲四 乙四 丙四 丁四	各四十五小時	教習十六人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八千兩

壬寅第一年

備齋第一年生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學生考取十五六至二十歲文理明通者

校士館生及西學生歲費一萬兩 校士館生習經史讀日文至曉文法能觀書西

備齋

癸卯第二年

備齋第二年生百八十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計廣雅房舍足容五百人異日專辦專齋

校士館生及西學生西學生研究西籍期合能譯漢書即舉業 通省中學生皆當升入專齋至少五百

生歲費一萬兩 校士館生課如第一年 正齋時逐年籌增期至專辦專齋五百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四兩 添招學生之故 正齋時逐年籌增期至專辦專齋五百

備齋第一年生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合六萬兩 正齋時逐年籌增期至專辦專齋五百

遊學日本十六人三千兩 校士館生十人 不派遊學不充譯校之人

附屬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時別定 校士館生為譯校者

卯第三年

提存遊學費二千兩 備緩急派遣之需

計款 舊善常年款五萬五千兩 通用盡：外存 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改葺房舍及置器費四兩 本年不消此數將存備 專齋置重要學具之用

備齋第二年生八十人歲費三萬兩 合七萬五千兩

正齋第二年生八十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連前共一萬兩永遠以之周轉不再增添學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堂附屬譯輯費者以可置備活版並便學堂

附屬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之用不但出譯輯書以惠士林也惟附屬之

提存遊學費二千兩 局究非專局故不面不必過大

計款 舊善常年款七萬兩 通用盡：外存 譯輯局新舊資本一萬兩

改葺房舍及置器費四兩 本年愈不消此數亦存 新舊提存遊學費四兩

備齋第一年八十人歲費三萬兩 合九萬兩 學生四百八十人已預立專齋之額明

正齋第二年八十人歲費六萬兩 年即可將正齋第三年生作為卒業升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作專齋學生

提存遊學費七千兩 計款 舊善常年款八萬五千兩

正齋 附辦

巳第四年

柄第五年

訂第六年

專齋
附辦
第七年

新善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通用盡：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備齋第二年生八十八人歲費一萬五千兩 第一年止不招
 正齋第二年生八十八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添聘外國專門
 專齋第一年生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教習三萬兩亦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足教百六十人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通者彼時風氣漸
 省也 久四學堂開辦已
 升府十選堂六專
 選中入人升正齋
 學生就餘百生本
 外四二

計款常年款十萬兩：適用盡：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正齋生二百四十人歲費四萬兩 費省則較少於原定之數一萬六千兩
 專齋第二年生百六十人歲費五萬兩 應招二百六十人今止百二十人者增辦已久專齋
 支 應足則不能升之正齋學生本年亦有八十人
 應六十人則不足應升之正齋學生本年亦有八十人
 應六十人則不足應升之正齋學生本年亦有八十人

支 遊學日本繼續費五千兩 校士館生十六人 正齋生十人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提存遊學費三千兩

計款常年款十萬兩：適用盡：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正齋生一百六十人歲費二萬五千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一萬九千兩

己第八年

專齋第三年 百二十人 歲費六萬五千兩 第三年終卒業除送遊學外擇九升入
 遊學日本繼續費七千兩 京師大學堂餘分別選用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支 八年內共派出遊學日本生四十六人此四十六人作為領外遊學生皆令
 留學日本六年有入大學通英法或德兩國正齋生三十人挑八人亦分往德
 再挑四人二年派往德國二年派往法國正齋生三十人挑八人亦分往德
 法留學各三年每年每人計學費七百兩內外齊生五十人學費除本年外以
 後尚需五萬兩以舊提存之款及第九年以後逐年提存之款充之實可敷
 用從第九年起每年派專齋生五人至日本以後逐年提存之款充之實可敷
 兩作為額派從第十五年起留學日本生三人改派歐西至第十七年滿九
 費一萬兩抵之如其間有議挑專齋生徑派歐西遊學者其經費俟臨時另
 籌

提存遊學費一千兩
 計款常年款十萬兩：適用盡：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二萬兩

難哉使絕域之才

自交涉既開近二十年來以出使員缺最為優差每當瓜代時暮夜鑽營者無所不至乃近者意大利與
 大利比利時三國皆向外部求特派公使駐其國都政府亦既許之矣而定章每一使館每年經費只給
 三萬兩公使俸廉一切在內奏帶參隨不得過四人於是外務部之官吏無一人願赴任者政府大困不
 得已以道員某某等充之云告身一醉在盛唐時已然今使費雖薄然尚有三萬且可為將來不次遷擢
 之階褒褒諸公亦何必視為畏途哉

自治？非律賓自治？

西六月一日五月廿倫敦電云。美國大總統盧斯福演說。謂非律賓他日若能有自治力之時。美國當許其自治。聽者大感動云。美國如果有是心乎。庶不愧為大國民。不愧為自由國民。果能踐是言乎。庶不為華盛頓羞。不為林肯羞。

古巴隸美後。於今四年。今美已許其獨立。西五月廿一日。美總督解任歸。而古巴共和國之大統領麻兒瑪。宣誓就任矣。善哉。善哉。已立人。已達達人。大國民自由國民固當如是。

非律賓敗軍之將。愛國之士。夫流寓於日本者數十。吾往往從之游。且哀且敬焉。吾聞近年以西班牙文著錄之書籍。其成於非律賓人之手者。十而四五。其醫師律師等赫赫有名於歐洲者。不乏其人。其布告獨立時。所頒憲法十四章。百有一條。正當詳密。視歐美最文明國之憲法。一無所讓。烏在今日之非人。其力不足以自治也。美國而果有是心乎。果踐是言乎。吾祝其為古巴之日不遠也。嗚呼。我國民試一自省。其自治力視非律賓何如矣。

革命！俄羅斯革命！

咄俄羅斯革命！吁俄羅斯遂不免於革命！嘻俄羅斯殆不可以不革命！

俄羅斯革命之機。動之已數十年。其主動者不過學生耳。理想耳。今則工役思革命。軍人思革命。舉國之民除宮中及最少數之高等貴族外。幾無一人不思革命。革命之機。殆將熟矣。

女學生者。俄國革命黨中最有勢力者也。近日以革命之報紙書籍。密贈於聖彼得堡之海軍將校。及全

之航海家。皆已得其同情。全國之工役。相約要求增加庸率。減縮操作時刻。期以五月同盟罷工。今於聖彼得堡莫斯科兩大都。已爆發流血矣。其餘各地蠢動者。所在皆是。迦遜省巡撫和波林忌。已公言無術。以制境內之暴發。如哥福省現已戒恐怖時代。官吏悉逃難他去。噫。岌岌不可終日矣。

或言俄皇知勢不可遏。不得不改圖以求自免。將踵前皇亞歷山大第三未竟之志。改行立憲政體云。其信與否。吾不敢知。即信矣。而能救與否。吾不敢知。要之十年之內。俄國於革命立憲二者。必居一焉。吾敢知之。

夫使俄國或迫於革命而立憲乎。或求立憲不得而卒收功於革命乎。則自今以往。地球上完全專美之大國。惟餘一支那矣。

張南皮之商務政策

鄂督欲以湖北紡織局售與日本人。有安田氏者。往鄂交涉。今未就議。他日能就議與否。吾不敢知。要之此紡織局。終非鄂督所能有矣。終非中國人所能有矣。

上海織布局。前由中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售與英人。至今獲贏無算。湖北織布局。亦由中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安田氏若得之。必獲贏無算。

上海招商局。前年曾議售與日本人。今湖北織布局。復議售與日本人。

前蘆漢粵漢鐵路。華商有欲自開公司承辦者。擬兼入洋股。鄂督不許。卒乃一歸華俄銀行。一歸美國公司。鄂督欣然矣。此次紡織局之出售。聞亦有粵商欲承辦者。擬兼入洋股。鄂督不許。卒沿門求市於他國。

華商之力未必不能獨任。然必欲辱入洋股者。畏官之督之也。洋股未必有損於權利。然官不欲者。惡己之不得督之也。夫官不鄙商而躬自督之。豈非威德大業。而商畏之也。如虎官之為官可想矣。官之欲得而督之也。如蟻慕羶官之為官又可想矣。

宦途冷眼觀

前月廣西亂警正熾時。兩廣總督在病假中。廣西巡撫在病假中。廣西藩司亦在病假中。何病之巧耶。豈真西人所謂東方病夫國耶。雖然彼草澤人物視之。病與不病。假與不假。恐無擇耳。

滇撫李經羲以請入覲面陳機務獲譴去官。其所欲陳者。未知如何。然以一封疆不能言事。而猶求達民隱耶。

直督屢被參劾。日人之言。謂必有大力者嗾使之。殆非無因。李文忠與伊藤博文語。謂外國之議院。似吾國之都察院。六郎似蓮花耶。蓮花似六郎耶。

英杜和議遂成

英杜戰爭。新聞紙中報其媾和期近者。已屢見不一見。卒在再蹉跎。直至西六月一日。四月廿以和約既定。議畫押。聞此役自一八九九年十月下宣戰書。以迄今日。凡亘二年零七箇月。英國所耗軍費。共二十千萬磅。發兵三十萬人。馬三十萬匹。自英國立國以來。戰事未有烈於此者也。而和議成後。則英國所得者。阿連治殖民地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六英方里。杜蘭斯哇殖民地十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九英方里。其所獲亦不可謂不豐矣。當兵衅將開時。杜國大統領古魯家寄書於美國一友人曰。英人欲取兩共和國為屬地。吾知其終必能如願。但不可不擲非常可驚之代價以易之耳。噫。壯哉此言。萬里之外。聞者猶為動色。以全數不滿二十五萬之波亞人。而與世界第一強盛之英帝國為敵。相持至兩年七箇月之久。婦女荷戈。老弱倚馬。矢盡援絕。人無退志。嗚呼。可不謂豪傑之國民哉。普天下血性男子。誰不臨睨南雲而洒一掬同情之淚也。

朝旨深意

四月初十日。有賞給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大學士各部院尚書左都御史及各省將軍督撫平定粵匪擒匪匪方略各一部之上諭。當此國步遘之日。忽舉前此武功懿鑠之盛。而宣示之表彰之。其有意耶。其無意耶。諸臣讀此者。亦可見龍興異域之大清。其威力如此。其巍巍高拱深宮之太后。其功烈如此。其赫赫其孰敢不悚息。警懼軒裳而歌舞之者乎。抑大清之入主中夏。二百五十年矣。其間所經大難。以粵捻回為最劇。彼等以區區揭竿之眾。羣起一呼。蹂躪半天下。燔殿輕忽。所向破碎。當是之時。清祚岌岌不可終日。而皇太后猶能指揮若定。草薙而禽獮之。自茲以降。海內肅清。

感慨風雲奮袂扼腕之士。嗚呼！其微矣。今日之天子。今日之執政。夫亦可以高枕鼾睡。般樂佚遊。睥睨此四萬萬奴隸。視同無物焉矣。而汲汲講求方略。胡為者。藉曰內憂不足懼。而猶懼外患。故以是相惕焉。吾甚惜乎甲午一役。無平定日本方略。庚子一役。無平定八國聯軍方略。而後此之所以對付外患者。非可膠柱刻舟。以平粵平捻平回之前事為師也。然則朝旨之意可見矣。若曰。爾四萬萬漢族。當知雖以粵捻回之猖獗。不能訖我大清之天命。此後猶有陳陟輟耕石勒倚嘯者。其亦可以戒矣。設其有之。則軍機大臣各部院尚書各省將軍督撫。持此方略以推枯拉朽焉。嗚呼！四萬萬漢人聽者。各部院各省之大清社稷臣聽者。

調停良苦

胡侍郎燭茶袁制軍世凱與英公使訂約交還鐵路事宜。許英人運兵等種種權。而仍用英人金達管路事。各國聞之。嘖有煩言。外部乃託詞云。二人並未知會外部。任意自專。當即奏請將胡袁交部議處。以謝各國。議處命下。英使乃向外部轉圜。不用金達管路。其餘權利仍舊。並請豁免處分。外部調停其間良苦云。嘻。權限不足。何以治事。我自兒戲。人亦兒戲我矣。

賠款財源

政府自開罪外國敗衄後。其賠款則使民間負擔之。甚矣民之可哀也。今將此次賠款各省財源所出列表如下。

湖南 加鹽稅 加印紙稅 加阿片稅 派捐

湖北	同	同	烟酒糖稅	同
廣東	同	同	加釐金	房捐
四川	同	同	肉稅	同
浙江	同	同	酒稅	同
江蘇	同	同	酒稅	同
安徽	同	同	酒稅	同
江西	同	同	酒稅	同
福建	同	同	酒稅	同
山東	同	同	酒稅	同
河南	同	同	酒稅	同
廣西	同	同	酒稅	同
廣西	同	同	賭博稅	同

中俄之內亂外患

中國之內亂。可以生外患。俄國之外患。可以止內亂。中國所最畏者外患也。然欲免外患。不可不汲汲防內亂。俄國反是。所最畏者內亂也。然欲免內亂。則必不可絕外患。今不幸而外患絕。此其內亂所以洊至也。彼俄之軍人。常因外患以為衣食之資。今其來滿洲以寇難支那人者。固屬賞心樂事。然其在本國為防禦歐洲之役者。則弊內生久矣。悒悒不平之心。因之以起。今也大學生之革命運動。勞役者之罷工。同

盟紛起於各處而軍人之不平者亦從而和之俄廷之前途可為寒心

西五月五日倫敦報紙言俄內務大臣之被刺死也其刺客受鞠之際不肯告發同謀者一人之姓名惟言同謀者多至不可紀極且言我輩無所憾於今上皇帝惟與滿朝官吏為仇耳又曰吾不願被殺吾願吾一死之後繼我而起者十百千萬而未已也云云此言一布舉國人心愈感動政府諸員頗憂懼俄廷所恃以為專制之護符者軍隊也然軍隊不用命則政府之術乃窮今已聞其端矣西五月二日報云俄政府現逮捕墨斯科舊京之軍士八百人擬流之於絕域為其當鎮壓亂民時不肯放銃也又聖彼得堡海軍步兵分隊亦同受此處分又聞有陸軍將校五十七人亦不日就逮云嗚呼俄國之內情岌岌不可終日如此聞其政府積憂之極謂非挑撥外患導蠢蠢之人心以向外界則前途遂不可救果爾則俄國之興妖作怪於東方其又不遠乎

列國之東方商務政策

列國今在東方實行商業政策著者進步俄羅斯之於航海業非常保護獎勵其根據遼東之東支那輪船公司現將大飛躍將使由旅順口至英國德勿港法國對岸之港僅以兩禮拜得達云荷蘭政府亦獎勵東方航海業將由其南洋屬地渣華島開辦輪船公司來往日本此後十五年間政府以三十萬磅金補助之且與德國政府協商開設海底電線由日裏島經布黎島菲律賓實島而通上海云法蘭西亦經營揚子江航路集資本五百萬佛郎而政府以六萬補助之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亦以西六月一日起通航於湖南美國則擬開一商品陳列場於上海頃擬由政府撥支建築費二百五十萬美銀(合五百萬元)

已提出於上議院云日增月盛吁可畏也

西藏密約問題

北京朝廷最喜與他國結密約尤喜與俄羅斯結密約噫咄咄怪事丙申庚子兩度滿洲密約既與其所謂祖宗發祥之地盡置諸虎狼俄卵翼之下猶以為未足近日復有蒙古密約西藏密約之事其約文大略具載前號本報中日本報章與上海報章所登約文互異未知孰實如上海報章所言西藏固非中國之西藏即如日本報所言西藏亦非復中國之西藏矣

俄人自去年西歷十月以來先後派探險隊於西藏者數次名為探險隊實則哥薩克兵也計其總數已有八千五百人之多其中騎兵工兵砲兵最多云此等探險隊徧覽西藏之地形民情風俗及中國政府對於西藏之統治力一一詳細報於本國政府故數月以來俄人所以經略此地者既胸有成竹至是遂有密約之事

第一次之滿洲密約曰為還遼之酬報也第二次滿洲密約曰為平亂之酬報也而此次之西藏密約卻為何來是舉地球之政論家百思不得其解者也雖然此豈難明哉中國一切內治外交之所以變動非原本於一國人利害之問題實原本於當局者二人利害之問題以本國一私人懷挾數萬金乃至十數萬金以謁王公大人皆可得一府一道乃至一省之統治權况以地球堂堂一大國政府之力其所懷挾者數十倍數百倍於此而未有已也得此術以行之雖盡覆十八行省之統治權可也而何有於區區一西藏

此密約當交涉之衝者。俄公使與軍機大臣大學士榮祿二人也。而此次俄親王之入京。於運動最有力云。其運動力所及。上自最尊貴之榮中堂。下及最下賤之李蓮英。而密約之起稿。則出瞿鴻機之手云。日本人之論此事。不如滿洲密約之注意。蓋其利害與日本相遠也。至於英俄交涉事件。則此約實行以後。而波斯問題。阿富汗問題。乃至印度問題。皆生影響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

蔡鈞蟻辱國權問題

蔡鈞何人也。其名豈足屢污我新民叢報。然而竟相污至再至三。是亦蔡鈞之好手段也。六月廿五六七等日。有蔡鈞與留學生紛爭一事。其詳別見本號餘錄門中。茲不贅述。此事之起。由蔡鈞不肯容送留學生入學也。日本例。凡入學校者。無論本國人外國人。皆須有人為之保證。若官立學校。則與官交涉。須公使為保證。亦屬情理之常。蔡鈞者。文明之敵也。恨不舉東京留學諸生。一旦而驅之出境。其於官費生。固已視之如眼中釘。其容送也。不得已耳。至私費生。則其仇之愈甚。故出全力以阻之。抵死不肯容送。蓋懼吾國之多才。而欲收其萌蘗也。其罪一也。不送則不送耳。不過得罪學生團體已耳。然而蔡鈞乃縮頭曳尾一種。無此胆量也。乃出其官場枕中祕之手段。曰模稜。曰掩飾。曰推宕。偽許以五人互保。便允容送。彼其時固本無欲送之心也。無欲送之心。而以為學生之可欺。其罪二也。已則不送。而欲嫁其責於日本人。謂參謀本部不肯收納。夫參謀本部咨覆之文具在也。學生非如蔡鈞之胸無點墨。何至並文中之意而不能解。蔡鈞食言而肥。而猶欲掩耳盜鈴以欺人。其計之拙。亦不可思議矣。其罪三也。學生求見不見。質問不答。豈不思汝所處之地位。為一國人之公僕耶。何物銅臭。無禮乃爾。其罪四也。

以上四罪。顧猶可恕。其最不可忍者。則最後蟻辱國權一大問題也。夫公使館者。治外法權之地也。公法上視之。如本國。非所在國之權力所能及也。乃蔡鈞一則使日本警吏拘吳孫二君。再則使日本警吏拘來謁學生五十餘人。夫蔡鈞仇學生。則自仇之可耳。而奈何其不能自了。而假手於他人也。嗚呼。我國民其知之否耶。蔡鈞者。全國政府官吏之縮本也。此案者。將來中國前途之倒影也。現政府統治一國之能力。早已掃地以盡矣。雖然。彼有所恃以自植焉。何恃曰恃外人。國民之言論舉動。有一不愜於己者。則以太阿之柄授諸外人。使草雜而禽獮之。使館可以揖警察而使入。則境內何不可以召軍隊而使來。二百年前僅有一吳三桂。今則為吳三桂者。舉國皆是也。夫縮頭曳尾之蔡鈞。則何足責。然此中消息。有識者不得不寒心也。

日本各報紙。數日來各口沸騰。議論此事。公論尚未盡泯沒。今以吾所見之報。列其左右袒及中立者如下。

- | | |
|--------|-----|
| 時事新報 | 袒蔡鈞 |
| 中央新聞 | 袒學生 |
| 東京朝日新聞 | 袒學生 |
| 日本新聞 | 袒學生 |
| 東京日日新聞 | 中立 |
| 國民新聞 | 中立 |

每日新聞 袒學生
萬朝報 袒學生
二六新聞 袒學生
大阪朝日新聞 袒學生
每夕新聞 袒學生
都新聞 袒學生
讀賣新聞 袒學生

日本有一西文報曰「日本泰晤士」Japan Times 者其訪事人以此案質問於蔡鈞。蔡鈞曰：「是康有為所唆使也。」云云。嘻異哉。康南海久旅英屬。與東京學生曾無一面緣。何從唆使耶。學生皆知自由獨立之大義。豈為人所唆使者耶。蔡鈞豈以為我一國青年子弟。皆似受人唆使之蔡鈞耶。蔡鈞常欲舉泰西數百年大哲所發明之公理。地球數十文明國所施行之舉動。盡收而納諸康黨。其愛康黨也至矣。然康黨則烏敢當此。日本泰晤士亦袒留學生。留學生以國權問題所關重大也。乃集議於會館。以滿場一致決議。蔡使放棄國權之罪。乃以電報彈劾之於北京朝廷。且飛檄各督撫。請蔡使之解任。此舉也不過為蔡鈞增一保案耳。雖然是烏可以已。一國公僕而濫用其權。以損害主人權利者。主人例得放逐之。雖其力未能。是固不可以已也。孔子之齊戒沐浴以請討陳恒何為也。夫蔡鈞乃公僕中之與儔。公僕小醜耳。

且主人不自知其為主人之資格則亦已耳。苟其知之。則以多數之主人。斷無不能勝少數之悍僕之理。吾嘗讀歐西百餘年來之歷史。其革千載之積弊。建回天之偉業者。何一不從學生團結而來。遠徵諸法蘭西之巴黎。奧大利之維也。納近徵諸俄羅斯之聖彼得堡。惹惹。學生之氣概。轟轟。烈烈。哉。學生之事業。嗚呼。噫。何渠不若漢以暴制暴。非所貴也。故有文明思想者。常善以文明之手段。恢復其固有之權利。今次之舉。其近之矣。自立於無可訾議之地。以溫和之法。而請願於使署。以溫和之法。而集議於會館。以溫和之法。而要求於朝廷。此歐西人民所經由之路也。我中國國民運動之歷史。一見於乙未年日本議和時之公車上書。再見於庚子年立大阿哥時海外之飛電。並此而三矣。而此次之舉。尤有次第。有法度。是國民運動力進化之明證也。吾欲為中國前途賀。

檀香山賠款問題

庚子春。檀香山以治疫之故。焚燒人民財產數百萬。而吾華商居大半焉。初焚時。檀政府擔認賠償。乃至今年。毫無影響。蓋檀政府之力。實不足以辦此。故請求諸美國華商政府。乞以國庫支辦云。今年美國議會。此案殆將通過。全檀僑民。鵠立以待。酒轍之救。乃最後為某議員所沮。竟於預算案內。除去此項。今欲得賠款。不可不再望諸三年後之第五十八次議會。然五十七次議會。可以否決。五十八次議會。又安保其不否決耶。且否決之數。十八九在意計中耳。若是乎。吾華之數百萬血本。其遂已矣。號稱第一等文明國。號稱自由政體之祖國。而其所行如是。直棍騙耳。直盜賊耳。先哲有言。兩不平等者。

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斯言諒哉。吾聞南美洲之各地。數十年來。屢次革命。其革命軍無論大小。無論成不成。而每暴動一次。則吾華商財產損害者。必以數百萬計。今已不知其幾千萬矣。而何有區區之檀島。雖然我政府豈惟不問而已。並不知有此事。豈惟不知有此事而已。且並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豈惟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而已。恐並地球上。有此地而亦不知也。

檀香山之役。日本人所損失者。不過區區十數萬耳。然頃者據所報告。則旅檀之日人。開大集議於領事館。決議特派二員。歸懇於政府。由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直接交涉。雖其果能有效與否。不可知。然為一國公僕。受國民委託者。不當如是耶。若我華民。則何所呼籲。何所伸訴乎。無父無母之孤兒。在途中受他人之鞭笞呵斥。忍氣吞聲。並哭不敢。而何有於爭辯。哀哉。無國之民。哀哉。無國之民。

民選領事問題

中國駐劄檀香山領事楊蔚彬。貪污殘暴。閹華僑商。久欲得其肉以為食。但願全國體。不欲與為難也。乃揚贖貨無厭。竟串同奸僧偷走鴉片私烟。計購稅直美銀五萬元。約墨銀十萬元。又欲並其合夥之奸僧所得一部分之利益而奪之。夥忿忿洩其事。於是美政府根究全案。水落石出。並查有私帶不合例之人上岸之案多件。美政府乃照會北京政府。解其任。訊其罪。楊已去矣。

美政府知中國官場為魑魅罔兩之窟也。乃告檀島華商曰。吾願與商交涉。不願與官交涉。謂爾等於閹卑中有望者。公舉一人為領事。若貴政府不認。吾國必能使認之。華商之有文明思想者。提及官之一字。輒鄙之。不以人類齒。故今尚未肯徑諾之。云雖然此事殆非可以已。聞美政府之意。欲舉金山紐約馬

尼刺諸地領事。皆一律照此法辦理云。

我政府所不欲派之人。而他政府強之使派。是國恥也。雖然美人心目中。信用我國民。不信用我政府。是亦大國之風度也。夫政府既自取其侮。而國民又烏可放棄其責也。嗚呼。美國之舉動。視彼戢戢然媚腐敗官吏。越俎以代人壓制民權者。何如矣。

俄皇遜位之風說

近日各國報紙屢言俄皇將有遜位之舉。其出於英報日本報者。或由於惡感情。始不足聽。惟法國與俄聯盟。邦交最篤。當無誣詆之言。而月前巴黎某大報館亦著論論此事。故關心時局者深注目焉。此風說所自起。或言俄皇有革新之志。欲舉行立憲政體。開議會與民更始。引用民間秘密黨。共參政事。使消內患。而俄太后及盈廷大臣皆大反對之。俄皇鬱鬱不能行其志。故欲遜位云。果爾則亦可謂天下事無獨必有偶矣。專制國之君權。大率類是。可嘆。

俄羅斯與高麗

高麗今王自中日戰爭以後。託日本之宇下。而自加尊號曰皇帝。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今年舉行即位四十年大祝典。曾不自量。而欲妄比英前皇。域多利亞六十年祝典之盛舉。照會各國。請派頭等公使來賀。各國無一應者。唯命駐使屆時致賀而已。惟俄國則慨然諾之。已特派王爵某為頭等全權賀使。不日可到。韓京云。噫。俄國外交政策之巧妙。乃至如此。可畏哉。

嗚呼劉坤一 嗚呼陶模

前後數日間而兩江總督劉坤一逝。前兩廣總督陶模逝。朝廷失兩老臣。於現今政治界。不免有多少影響。雖然老臣有三種。一曰老鍊者。二曰老猾者。三曰老朽者。若英國之格蘭斯頓。德國之俾士麥。可謂老鍊者也。若中國之李鴻章。可謂老猾者也。若其人物之價值。於此兩資格。一無所合。皆謂之老朽。老鍊之人。以一身係一國之安危。苟失一焉。則誠可為國家痛惜。老猾之人。雖未必能為國家福。然其一舉一動。皆大有關係於政治界。故其死也。亦常於一國之現象有所變動。若老朽之人。則有之不為多。無之不為少。失一人焉。失十人焉。失百千萬人焉。論時局者。勿措意可也。

論人貴乎心。不可有所過譽。有所過毀。今請略論兩人。

劉坤一之功名得自平髮一役。其實彼在當時湘軍中第三四等人物耳。以後進晚起。高壽。值前輩彫謝之後。故獨尸大位。中東一役。其狼狽顛沛之狀。聞者噴飯。然以江南為湘軍根據地。故江督為湘人世襲權。劉之得以久踞要津者。以此。拳匪之亂。立東南保護之約。不無小功。然自此以往。外國在南方之權力範圍。亦愈益確立矣。近年以來。惟為外人所謳歌者。則能有大權於國中。劉近日所以得保其位置。隆隆日上者。由其媚外政策之日爛熟也。

陶模昔在邊陲。無所表見。及移節兩廣後。曾數上奏議。言人所不敢言。士論頗許之。雖然陶也者。無氣力之人也。其所見或有以加於諸老朽之上。而實行力之薄弱。亦與彼等相類。觀一年來廣東之政界。可見也。聞其死。因蓋有數端。為大學堂總教習。事張之洞。有信切責。梁鼎芬有電辱罵。羞憤之極。一也。又聞曾有南洋某商願自捐八萬金辦武備學堂。陶已許之。已收之矣。及乞骸骨後。德壽受代。竟以其款入私囊。

陶詰責德。德以庫幣支絀為辭。某商詰責陶。陶不能應。遂嘔血云。二也。此雖小事。亦速其死之原因也。要之陶無氣力之人也。使其稍有氣力。其末路所成就。當不至若是。

吾謂劉陶之逝。朝廷失兩老臣。不足為朝廷惜。而張之洞失兩傀儡。最足為張之洞惜。然以張之洞之才。略居今日之地位。又安所往而不得傀儡。然則亦無可惜也。

獎勵歐美遊學

日者有謠旨獎勵游學歐美。大哉王言。如絲如綸矣。然日本時事新報北京特電乃云。皇太后以日本游學生好言民權自由。此風不可長。故欲移諸歐美以易之也。吾以為我政府雖愚。當亦不出此下策。夫日本之學風。皆自歐美來也。日本未受歐美學以前。無解民權自由之義者。及歐美學日盛。而此義亦日盛。雖然日本猶未得民權自由之真相也。學於人者。必不能如其所學者事理也。今我國若能廣派學生於民權自由之發祥地乎。深可為吾國前途賀矣。

匈加利國父百年紀念祭

西曆九月十九日。匈加利人舉行獨立國父百年紀念祭。於其布打彼斯得京城。實匈加利獨立以來最大之祝典也。其日全都之國民。上自官署及銀行各大公司。下至負販。騎卒。婦孺。莫不歇業。沐浴。共赴盛會。全國近都遠鄙之民。扶老攜幼。以至者不下十數萬。到處旌旗飄揚。照耀天日。全國新聞紙。皆吮筆伸紙。謳歌其國父之事業。以為獨立自由。祝即前此反對之報館。至是亦極誠贊歎。靡有異詞。於戲。感矣。

國父為誰。則五十三年前亡命於突厥。八年前卒於意大利之路易噶蘇士也。其日上午九點鐘。舉行祝典於波羅的士丹教會堂。噶公遺族二人。及全國有名望諸人物。各國體之代表者。各府州縣之委員。咸集禮畢。復同詣噶公遺墓。舉行紀念碑開工之典。現任首相伯爵阿善尼為先導。其餘議院議員。市長及市會員。各國體之代表。各地方之委員等。絡繹相繼。車馬凡巨數里。直達墓所。先獻花環。誦讚美之歌。首相繼起演說。親置二巨石以為碑礎。乃復齊唱讚美歌。懽聲雷動。禮畢。同見噶公老友狄埃兒將軍。及公之遺族。為國民深表感謝云。

其日全都街衢。安靜無聲。學生之自遠近來集者。各執國旗及花環。列成隊伍。誦愛國之歌。和以軍樂。時有童顏鶴髮之元老。扶杖來觀。感極而掩泣者。則曾目擊千八百四十八年往事之遺民也。入夜市民復列炬火。結樂隊。游行市中。以表祝意。金吾不禁。玉漏莫催。全市皆醉人云。於戲盛矣。

嗚呼。旬加利而僅為今日之旬加利。殆非噶公之志也。故與旬合併後。而公遺跡於外國。不入政界者。猶二十餘年。夫以愛國熱誠若公者。豈其忍然於故山猿鶴。顧爾爾者。毋亦猶有魯仲連蹈海之餘痛也。雖然。旬加利雖不能為千八百四十八年之旬加利。而猶得為千八百六十七年以後之旬加利。公亦可以瞑矣。彼國民之愛公念公也。如是。他日必有能繼公之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公亦可以瞑矣。

南洋公學學生退學事件

十月十七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政治班。頭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六班。學生二百餘人。同時退學。實中國國民前途關係第一重要事件也。其始末及善後事宜。略見本號餘錄。茲不具列。本社記者。聞此且

憤且憂且喜且懼。不嫌越俎。略陳愚見。為國中辦學堂者告。且為國中學生團體告。

人羣之所以進步。有二要素。一曰秩序。二曰自由。斯二者相反而相成。學校者。最能代表此二要素之精神者也。騷擾衝突。最足以破壞秩序。全國學校。而屢有此等警報。必非現象之良者也。雖以鄙人之好動好競。亦必非樂聞有此等事。且不願國中今後屢有此等事。雖然。今茲之役。吾不能不敬服南洋公學學生之志節氣魄。而深為公學辦事諸人羞也。凡一團體之有破壞舉動也。必非一二人之所能為。亦非一二事之所可致。必有遠因總因。伏之許久。彼其所含破裂之種子。既多且熟。如滿屋爆藥。待火星而陡發焉。偶有一二至微不至之近因。因為之一點一撥。而其末流遂橫決而不可制。不知者以為是區區小節。豈值小題大做。無端而為此平地風波之舉。以為是其人之置張而桀驁也。曾亦思美國所以獨立。豈其因區區之印稅條例。日本之所以討幕。豈其因區區攘夷違勅也。雖微此事。而其獨立討幕之變。固始終不可免。通覽古今萬國破壞之歷史。無論大而一國。小而一初級之團體。其革命風潮之進播。皆若是焉耳。今茲之變。以區區一墨水壺事件。而波瀾乃至於是。使除墨水壺事件外。而無他原因也。則吾不能不責備諸學生之無忍耐無秩序。雖然。吾信此區區事件。必不足以動第五班全班生之公憤。且動公學全學生之公憤也。彼其辦學堂者之意。若曰。今日科舉之制。漸廢矣。學校之論。漸昌矣。吾此學堂。為干棧之階梯。為終南之捷徑。吾安往而不得學生。以此一念。而其待學生也。固已犬馬畜之。娼優視之。以為彼輩皆搖尾乞憐於我而來也。以此一念。固已與國民教育之義。不並容。以此一念。則其他萬種束縛。馳驟令學生。萬不能堪之事。固已日積月進。而不知所極。使學生而終無半點國民思想也。亦何難覩然而安

焉。而今日世界摩激之風潮。固不許爾爾。今日我國民進步之程度。固不許爾爾。以此相持。其何一日之能安也。嗚呼。此風潮日烈一日。此程度日進一日。吾恐數年以後。豈惟南洋公學舉國之學校。亦將如是焉矣。又豈惟舉國之學校。凡國中一切團體。亦皆如是焉矣。

當道者毋以此為不過二百餘少年之浮躁舉動也。以吾所聞。兩年以來。若杭州。若廣州。若其他諸省。此等小小騷動。既已屢見不一見。雖其間團體不堅。輒被挫折失敗。而其機固已大動矣。在辦學校者之意。豈不以學生不遵規制。萬方同慨。非我等之責任也。夫學校以規則秩序為貴。使學生而事事與本校之主權為敵。與本校之成規為敵。則寧可謂學生之本分焉。雖然亦視其成規為何如耳。歐美人待黑奴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人類待牛馬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以此而相格焉。其誰能堪也。學生之智識程度。視總辦教習已高數級。總辦教習不自揣。靦然擁皋比以臨之。不甯惟是。反媚嫉焉。而思弄卑劣之手段。以狎之。有所挾焉。而以呼爾蹴爾之聲色臨之。此而能受。其為無人心者矣。故吾非欲盡為學生迴護也。使辦學校者而能自省焉。改良焉。其規則悉根於公理。悉參酌於現今各文明國所通行之大例。其教習皆略通當世之務。有相當之學力。於此而其學生猶囂張焉。浮動焉。事事相與為難焉。則雖移郊移遠。而豈為過也。而無如今日之辦學堂者。殊不足以間執人口也。嗚呼。豈惟一校。即一國亦如是矣。同一無政府黨也。在美國則人皆厭之惡之。在俄國則人皆憐之慕之。以其所對待者不同也。嗚呼。履霜而惕。堅冰。月暈而思颶。吾為南洋公學悲。吾為南洋公學懼。吾尤慮可悲可懼之事。什伯於南洋公學者。更在其後也。任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任更重大於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

頗聞繼任之人。懲於前事。欲更張一二小小規則。以籠絡學生。或且置規則於可有可無之列。貌為嚴聲一任所至。以是為善後之政策。云嘻。誤矣。吾固言此次之風波。非由最近一二之小原因而起。苟不從精神上大加洗刷。雖東補西苴。日日取小節而改之。何益也。且團體者。必非以其規則而可存立者也。苟有規則而不行。則與無規則等。而學堂已非復學堂矣。立學之意。所以訓練國民。國民之要素不一。而守規則重秩序。實為其要點。如之何其可以置之。若有若無也。彼持此政策者。豈不以為學生囂張不靖。頑梗不化。終非可以規則範圍之。吾不如任之焉。無以身為怨府也。顧吾信我中國之少年。必非有淺規則好破壞之性質。苟規則而良焉。而適應於文明程度焉。則正宜以嚴厲行之。絲毫無所假借。吾知其未有不能受者也。苟如是而猶有不受者焉。則必其為秩序之姦賊者也。其力固斷不能動全體。而與辦事人為敵。而又何足為慮也。而不然者。初既以惡規則生出少年不反抗爭之心。繼乃以無規則而養成少年蔑視秩序之習。則少年之墮落。真不可救。而吾國之前途。更不可問矣。

抑吾更欲為學生諸君進一言。西哲有言。惡規則固惡也。而猶勝於無規則。一今諸君以不忍於壓制。犧牲其種種利益。以演此活劇。誠可欽慕。願吾望諸君以此精神。以此魄力。必別造一新團體。而使之由惡規則變為良規則。無使之由惡規則變為無規則。頃見滬上各報。知諸君有共和學校之設置。其前途若何。非局外所得揣測。要之勿為同情者所痛。而為反對者所快。此則鄙人所以為諸君勸兼為一國之青年勸者也。竊嘗論之。教育與政治。其性質大異。其在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受治於人者。故治者與受治者同權。而治者應受受治者之監督。其在教育。則教者為一級。受教者為一級。故教者與受教者

不能同權。而受教者應服教者之監督。今諸君之以共和名新校也。不知共和其教育之主義歟。抑共和其教育之法式歟。共和其教育之結果歟。抑共和其教育之現象歟。由前之說。吾為新校之前途。實由後之說。吾為新校之前途。且豈惟吊新校而已。吾中國教育之事業。且於此生頓挫。吾中國少年之性質。且於此生影響。嗚呼。諸君之責任。亦其重哉。諸君之地位。亦其艱哉。

又聞公學當局者。今頗以柔滑手段。欲籠絡諸君歸學。以解嘲於萬一。吾知諸君中必無或有受其愚者也。苟其有之。則是此一段民權萌芽之歷史。被點污於此輩之手。非直同學之罪人。又一國之罪人也。拿破侖言用兵之術曰。兵之勝敗。全在最後之五分鐘而已。今諸君以最文明之舉動。以與文明之敵相抗。吾知諸君之初志。非為一己計。實為一國教育之前途計也。使諸君而堅忍焉。持久焉。始以破壞而終以建設焉。則一國之學生團體。皆將有所瞻仰。有所踵繼。使學生之資格地位。進而益上。而彼所謂腐敗之教育家。亦將知所畏。而稍有一二之自省。諸君子今日之事。其必為將來中國教育史上。一最大之紀念。無可疑也。而不然者。彼文明之敵。將快然曰。此少年盛氣輩。有文明思想者。不過如是如是。任其跳擲少選。且將帖然矣。於是益無所憚。以自恣。豈惟南洋公學不能改良。且恐他校之腐敗者。益更腐敗。而其影響。又不徒在教育事業而已。嗚呼。吾聞俄皇近者。悉召回西伯利亞遣戍之青年矣。俄國大學中。昔由警察部監督者。今則改歸校中團體自監督矣。天下之可敬可愛可崇拜者。孰有過於俄羅斯學生者乎。吾意我黃族。誠強毅之男兒。其必不讓後進之斯拉夫族。以獨步矣。

海外志士之義舉

頃者廣東旱潦疾疫。饑饉厲行。民間生計界之現象。慘不忍觀。一月前由各善堂飛電海外告急。吾國民旅居北美洲者。不下十餘萬人。電至領事及所謂紳董者。遲回莫應。惟金山大埠保皇會中志士。即夕集議。立捐二千餘金。仍復由有力者先墊千餘。即日電匯返國。頃尚日日勸捐。心力俱瘁云。又美洲英屬加拿大域多利溫哥華咸水等埠。亦即日捐集三千餘金。立即電歸。復由各埠總理。徧傳各支會。使急祖國之難。聞現計美洲各保皇會。已捐集萬餘。此後尚源源籌捐云。此可見有團體則事易集。而海外諸國民愛國之心。誠加人一等矣。

吡一袁世凱劾張之洞

頃日本朝日新聞報電報記有袁世凱嚴劾張之洞事。雖未知確否。然殆可信。果爾。則袁世凱真好男兒。袁世凱真好男兒。

據傳其所劾者。有好大喜功志高才疏等語。此天下之公論。人人同知者也。惟其所重在其濫借外債。損傷國權一事。可謂特識。此事為亡中國一大罪案。而前此政論家熟視無睹焉。不特政府未一慮及。言官未一言及。即報館亦未一論及也。吾昔深痛之深憂之。去年曾著滅國新法論一篇。直揭其罪。今節錄以供參考。

（前略）中國危然大物。精華未竭。西人固未遽肯以前此之待埃及者相待。而要之債主之權日重一日。則中央財政之事業。必至盡移於其手。然後快。是埃及覆轍之無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險。詭託維新之疆臣如張之洞者。猶復以去年開督撫自借國債之例。借五十萬於英國。置兵備以殘同胞。又以

鐵政局之名。借外債於日本。彼其意豈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驟得此額外之巨款。以供日前之揮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則其責任非復在我云爾。而豈知其貽禍於將來。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撫皆效尤張之洞。各濫用其現在之職權。私稱貸於外國。彼外國豈有所憚而不應之哉。雖政府之官吏百變。而民間之脂膏固在。彼嗷我吶。而堪我胸。寧慮本息之不能歸趙。此樂貸之。彼樂予之。一省五十萬。二十行省不既千萬乎。一年千萬。十年以後不既萬萬乎。此事今初起點。論國事者皆熟視無覩焉。而不知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有餘。而作俑者之罪。真擢髮難數矣。後畧。

張之洞借款問題

張之洞開去兩江署缺。而無飭回湖廣本任之明文。內幕中必有一段歷史矣。據日本報言。以借款問題。故外務部告英公使。以政府不負責任。其如何償還。皆責成張之洞云云。審如是也。雖化張之洞之為千百身。一身中千百毛。一一毛孔中千百銀錠。其亦無以為贖也。以此苦張之洞而懲將來之效。未始不可。然此事願可行乎。恐張氏不久必有借外國之力以復其位者矣。張氏何足輕重。而失國權者。又一事也。又聞有電詢鄂撫端方若能代張籌還。則實授以鄂督。不能則飭張回任。而別置大員以監督。

之。端氏其將何以應此耶。張氏回任被監督大妙。彼最惡人言自由。請君入甕。嘗此不自由之風味。

咄一張之洞劾梁鼎芬

官吏社會之鬼蜮。實千種萬種不可思議。炙手可熱。咳唾珠玉之武昌知府梁鼎芬。盤踞湖北要津者十餘年。千辛萬苦。千迴萬折。乃始揭開假臉。而當得此一官。見將軍而長揖對壁。豎而足恭。一電而殺陶模。一語而摺劉坤一。豈非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耶。天下崇拜之洞者。必並崇拜鼎芬。唾罵之洞者。必並唾罵鼎芬。洞與芬。殆三生石上不可解之緣矣。何圖近日忽聞有之洞劾鼎芬事。其考語八字。則矜才恃已。舉動浮躁也。喜異矣。吾欲語之洞曰。此八字者。公與鼎芬共之者也。鼎芬即小之洞。之洞即大鼎芬。公得毋欲作自傳耶。

古詩曰。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又曰。君恩不可保。中道長棄捐。鼎芬文人。得毋誦棄婦詞而惻惻耶。又聞此事原因。蓋由之洞去鄂時。端方揚言先劾鼎芬後劾之洞。之洞懼。乃先劾以自贖云。端方劾之洞以求代己。奇之。洞劾鼎芬以求免。尤奇。雖然亦何奇。義和團之最大戎首。非劾剛毅戴漪英年趙舒翹於外國政府以自贖耶。是無以名之名。名之曰不可思議而已。

陶方帥之死狀

陶方帥猶不失為大吏中之賢者也。徒以魄力不足。故不惟不能有所設施。而竟以速其死。耗矣哀哉。客有自粵來者。述方帥之死狀。蓋方帥而不辭職。則可以不死。方帥本無甚病也。其患哮喘者已十年。近亦

非有所增益也。而坐畏事之故。日日思退。請開缺之第三摺上。識者已知粵事益無可為矣。開缺得許。電報到之日。德壽自兩點鐘往拜會。九點鐘始退。德見陶向咄咄無多言。惟彼日則滔滔汨汨。若決江河。一片皆教訓方帥語也。歷數其到粵後所辦各事。如何不妥。如何無狀。陶惟垂頭以聽。默不一語。及德退。陶遂嘔血數口。其夜。梁鼎芬寓姚文倬之一電到。姚時充廣東大學堂總辦。姚本一庸人也。鼎芬以其毀廣東全省士民。思食汝肉。翌晨。張之洞一電到。亦為大學堂事。不知其語云何也。而方帥遂嘔血升許。時滿城官吏滿署。胥役皆競趨走。伺新督之顏色。陶以一人孤立於督署中。已如贅疣矣。而德壽復間日一至以罵之。南洋某商捐八萬金以建武備學堂。陶所竭力運動而得者也。德壽以償款支絀為名。遂乾沒之。於是陶遂日日嘔肺。不得不死矣。嗚呼。世態炎涼。一至於此。做官者其鑒之哉。

聞方帥思想甚發達。乃至語其幕府中人云。中國終不可以不革命。嗚呼。斯人也。而有斯言也。世界風潮略可觀矣。然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舉國皆陶方帥。而中國遂不可救。嗚呼。

賭國

廣東自張之洞將圍姓歸入正餉。始多盜。李鴻章督粵。患盜。思治之。有軍無餉。乃抽賭以賭之所入治盜。盜益盛。今者全粵皆賭。全粵皆苦盜矣。聯軍賠款無所出。各省步粵塵。官以賭率民。於是江南彩票。湖北彩票。江西彩票。浙江彩票者。出其風潮之驟盛。不啻歐洲中原各國開法國革命。則風起水湧。以相從也。至是粵東殆以賭風易天下。然其力猶未足以動中央政府。近者有政府大彩票之議矣。聞其價票百金。總額三千兆云。天下籌款之妙術。孰有過於此。即前者昭信股票。自恭親王以下。悉有報效。恐不久將

有報效彩票之事

昔人云。以國為孤注。虛言耳。豈有若今日哀哀諸公之豪舉者耶。

吾今不忍復為戲言。諸君亦知生計學學理乎。一國之民。耗其日用精力財力於無用之地者。國未有不敝。在諸君之意。殆以此為賭焉者。其所擲之財。仍歸本國人。未足為損也。姑無論以此為賠款財源。勢不得不外溢。即不外溢矣。而一國民皆狂醉於大賭小賭。生產力消盡。而國以亡矣。法國革命前其已事也。中國之貨力亦滿地矣。得其道而用之。何求不得。其忍更以此阱民也。噫。

商務可興乎

頃北京政府有設商務部之議。且飭美使伍廷芳向僑美華商招股云。伍之必無所得。吾敢斷言之。但政府設一商務部。遂可以興商務乎。商法不立。中國之商。終無可見天日之望。然非悉定諸種法律。則商法何所附。非變更政體與民更始。則諸種法律何所行。吾故言今日中國言改革。無一事之能改革也。商務一端如是。他可推矣。故今日不為新中國。則為死中國。無中立之理也。

真正奴隸學堂

今日舉國之學堂。皆奴隸學堂也。而奴隸程度最高者。當必以廣東大學堂首屈一指。廣東大學堂自梁鼎芬一電後。改聘半男半女之丁仁長為總教習。丁以堂中舊有體操一科也。不喜之。改為習禮。猶可言也。所習之禮。維何。曰朝覲之禮。升降拜跪。猶可言也。次者為見官之禮。若何唱喏。若何請安。猶可言也。次者為跟班之禮。若何疊衣服。若何裝水烟。學堂教科而至於裝水烟。豈不可以入天下古今萬國之無雙。

譜耶。聞在堂中行步。必須彎腰低頭。稍昂。輒記過。嗚呼。養奴隸不足責。何苦更養肺病之奴隸耶。南洋公學之壓制程度。低於廣東大學堂萬倍。而公學學生已演出此一段有名譽之大活劇。廣東大學堂諸君。遂以一秀才易跟班之樂耶。丁某畸形豎子。何足責。而粵東士風。真羞天下矣。嗚呼痛哉。粵其先亡哉。

委內瑞拉事件

近日風潮全起於歐洲以外。此帝國主義自然之結果。不足為異也。南非洲之事方告終。南美洲之葛藤復大起。

去年以來。南美洲之伊阿脫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三共和國。其國民中有謀三國之合併者。哥倫比亞政府反對之。伊阿脫政府亦不願與聞。惟委內瑞拉政府贊焉。於是委國與彼二國有違言。既而彼兩國民中。有不憚於委政府之政策者。遂互通氣脈。舉叛旗。英美德諸國政府。乘機以各取漁人之利。其關係頗其複雜。又外國人之僑寓其地者。復多陰助之。兩共和國之政府。不得已。乃連其私助叛黨者而拘禁焉。此委內瑞拉事件之發端也。

近者英德兩國。責言於委內瑞拉政府曰。以汝之故。拘繫我民。其賠償其所損害焉。委政府不應。其民教昂殊甚。境內德國人所開之鐵道。禁其運行。市民至圍德使館。此事之曲。不在委政府而在英德。盡人所同知也。而英國卒調兵艦。盡擊沈委國之微弱海軍。頃已不得不俯首帖耳。託美國政府為公判以解於二強。而二強猶主張強制政策云。嗚呼。天下惟有強者之權利耳。豈惟委內瑞拉。

論日本解散下議院

陽曆十二月廿八日 本下議院被解散

日本自頒憲法以來。迄今凡十三年。召集議會者十七次。下議院被解散者五度。其一明治二十四年辛卯。散之者為松方內閣。其二明治二十六年癸巳。散之者為伊藤內閣。其三明治三十年丁酉。散之者為松方內閣。其四明治三十一年戊戌。散之者為伊藤內閣。其五即今度。散之者為桂內閣。

解散議院者。政府與民間最後之決戰。而現內閣之死活問題也。前列舉五度之中。惟癸巳一役。於再選舉時。適遇中日之戰。全國一致以禦外侮。故伊藤內閣得以不蹶。自餘三度。皆議院方解散。而內閣遂以覆亡。其在辛卯則再選舉開會後。而松方內閣總辭職也。其在丁酉則不待再選舉後。而松方內閣已辭職也。其在戊戌則再選舉後。不待開會。而伊藤內閣已辭職也。今茲桂內閣之前途。又將如何。

解散議院者。民權進化之大消息也。有衝突然後有解散。有衝突然後有進化。凡立憲國公例。政府每建一政策。不可不求人民之協贊。下議院者代表民意者也。故將其政策提出於議院。而得過半之贊成者。則謂之通過。得過半之反對者。則謂之不通。過既不得通過。則其政策萬不能施行。不能施行。則政府員當去其位。於此而政府員堅持所信。不肯舍去也。則其所以待議院者。惟有兩法。小則停會。大則解散。停會者。意謂使議員再熟思其利害也。解散者。停會之後。而議員之反對如故。則政府謂此或不過代議士之偏見。而非國民之真意。於是解其現任者。而命全國人民再選焉。亦名為。訴意見於國民。停會解散二者。皆以君主之名。用其特權以行之。實則皆由政府意也。解散後必隨命再選舉。開臨時議會。再選舉後。而新議員之反對政府者。仍居多數。則國民之意。嚮蓋可見矣。於是乎政府員更不得不辭職。於此而

仍欲不辭職。則命再解散而三選舉亦可也。雖然。果爾者則政府員之無恥極矣。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再選舉而議案猶不得通過。則政府必辭職。其常也。日本前此之三度。皆若是矣。故立憲國之政府。萬不能率其私意以行厲民之策。苟爾爾者。人民一心戮力與之決戰。政府未有能久尸者也。此之謂權在國民。英國者政黨政治之完全模範也。其國為兩大政黨。一在朝。一在野。在朝黨必其在議院占多數者也。若在野黨易而占多數。則在朝黨不得不與之易位。蓋政府之廢置。一聽諸議院者也。故英人恒言曰。「巴力門之權。無事不可為。除是使男變女。女變男耳。」極言一國大小之主權皆在其手也。日本維新日淺。民權方在萌芽。故未能純然為英國所謂政黨政治者。明治三十餘年間。政權皆在藩閥之手。藩閥者。其功於維新之役。而膺爵賞者也。其人以薩摩長門兩藩最多。雖然。人民智識。政治思想。既漸發達。其機固不可終遏。明治七八年後。民主革命之聲。徧國中。十三年終頒發立憲之詔。而板垣大隈皆以元勳下山。結集民間政客。互標旗幟。建國體而自為之領袖。日本之有政黨。實始於開國會以前七八年也。雖然。其所謂政黨者。甚幼稚。結集不肅。機關不備。故經十餘年。猶不足以代內閣。然藩閥之為政府者。固已常不得不與一有力之黨相提攜。以自固焉矣。其間所謂「超然內閣」者。日本有所謂超然內閣者。謂超然於諸黨之外。不相提攜也。則常岌岌若不甚安。否則議會屢解而政府屢蹶。民間勢力日高一矣。然其天皇固非深喜政黨者也。故政黨力雖日盛。然猶未能直接獨力以當政府之衝。及明治三十一年戊戌。伊藤當國。以俄人逼還遼東一案。國民恥其損威。聲譽頓減。議院反對之者大半。於是伊藤解散議會。及總選舉時。自由進步兩黨合為一名。曰憲政黨。併力以向之。伊藤察事不可為。故不待再開院而先辭職。而大隈板垣代之。是為日本第一次之政黨內閣。是時民黨萬歲。

之聲徧於國中。論者至稱為第二之維新云。雖然。自由進步兩黨之主義。常相鑿不相容者也。一旦以利害之故相聯合。其事固不可以久。果也。不過六月而憲政黨內潰。自進兩派復裂為二。而第一次政黨內閣亦隨而亡矣。繼之者復為藩閥。所謂山縣第二次內閣是也。山縣內閣與自由黨提攜。得以安者兩年有餘。山縣感激不自勝。而自由黨之驕態亦可掬。於是伊藤忽翩然下野。徧國中演說。倡革新政黨之議。未幾取板垣十餘年來經營慘淡之自由黨。一舉而奪之。更組織新黨。名曰立憲政友會。會既成。庚子九月。山縣拱手相讓。伊藤復受之。是為日本第二次之政黨內閣。是時進步黨之勢蕭然。政友會占大多數。於議會中。宜若可以久矣。乃亦不數月而政府內部復訌。政友會內閣又潰。繼之者即為今之桂內閣。其成立殆兩年於茲矣。至今日而始有解散議會之事。而風潮又將一變矣。此十年來日本世界之大略情形也。

由此觀之。日本之進步。固不得謂甚緩。開議會僅十三年。而民黨與政府衝突。至被解散者既五度。取政府而代之亦既兩次。謂其民之無力馬不可也。雖然。政黨內閣既成立矣。且皆以大多數立於議院矣。而皆不能持久。或半歲而蹶。或七八月而蹶。其蹶也。又皆由自腐。而非有敵黨從而特之。然則謂其真有力焉。亦不可也。經此二役以後。遂使前此之謳歌政黨政治者。漸變為厭倦政黨政治。或且疑政黨員之閱歷淺。而行政之智識有所不足。反不如藩閥之可以持盈保泰焉。謂非政黨之自取侮於人。固不可也。雖然。立憲政治之必與政黨為緣勢也。其傾向固漸趨於彼端。欲避不得。桂內閣之以「超然」立於今日。其能安然一年有餘。亦云幸矣。果也。遂有今度大衝突之事。

此次最大之爭點。則租增徵繼續案也。政府提出此案。而兩政黨皆反對之。是以決裂。其案之始末內容。且勿具論。要之反對此案者。進步黨素所持之主義也。而政友會則新表同情。是以前此常相柄鑿之。兩黨身向與進步黨為政敵。今忽提攜為聯合軍。以向於政府。若此者。政府之所不及料也。兩黨既提攜矣。於議會既占全數矣。論者以為政府必更其主義。退讓以求調停。而政府強硬不屈。交涉不諧。而至停會。停會不已。而至解散。若此者。又兩黨之所不及料也。政府之強硬也。驕也。何驕爾。以其新與強英結同盟。自以為功也。此其事與成成之伊藤內閣頗相類。伊藤內閣當時之強硬也。亦驕也。何驕爾。以新戰勝我。而自以為功也。當時伊藤政府。且不能與大勢敵。今內閣可想矣。

議會之強硬也。恃聯合也。此其事亦與成成時之議會相類。至其再選舉再開會時之形勢果何如。則非今日所能知也。以兩大政黨之力。同傾政府。則政府自固不得不踴躍。即不踴躍者。更解散一度焉。其踴躍必矣。若踴躍後而繼之者。仍為超然內閣乎。將為政黨內閣乎。果為政黨也。則為兩黨聯合乎。抑一黨獨立乎。非今日所能預言也。而今日兩黨之交涉。日親一日。其選舉至互相避。互相讓。則雖非如成成時之合兩黨為一黨。然相去亦不遠矣。意者數月以後。日本將有第三次聯合政黨內閣之出現乎。未可知也。雖然。聯合內閣。必不能久立。此立憲國政治家所經驗也。憲政黨往事。亦其前車矣。兩黨首領。夫既熟知之。然則後此之出於何途。果非旁觀人所能逆觀者也。雖然。自今以往。日本藩閥之競將日衰。而日趨於政黨政治。此吾所敢言也。彼伊藤者。向來藩閥中最有力者也。而今已立於反對之地位。吾非以伊藤之

進退卜輕重。然其機勢可觀也。民權進步之大勢。不得不如是也。

他人之內政。與吾最無與者也。然觀此。可以測世界進化自然之大運焉。故略述一二。以為內地人士之欲知外事者。告其久旅此邦之人。讀之。是不啻野人之語。其曝也。抑吾與彼之政府。彼之政黨。兩無所憎好也。而聞其民黨之聯合之衝突之將勝利也。則色然若有喜者。然吾不知何心歟。

尺素五千紙

拜啟。北京政府最妙外交手段。莫如與人結密約。聞中俄又結西藏密約矣。其詳不可得而聞。其第一條。則與光緒十年朝鮮之役。與日本所結天津條約大相彷彿。即西藏有事之時。俄國欲派兵往。先照會中國。中國欲派兵往。亦先照會俄國也。讀者試思我中國今日。安得有派兵往西藏之事。西藏竟俄人囊中物了。聞主其事者。榮中堂也。某白。六月二日。

讀者足下。今日西歷七月十一日。英首相沙士勃雷侯辭職。國庫大臣巴科代之。沙侯可謂三島政治界中之張子房矣。侯自始入議院。至今四十九年。凡三度組織內閣。位首揆者十四年。今年七十二歲。其思退隱已非一日。徒以波亞戰事未了。身任其難。今和議已成。遂翩然挂冠。立憲政體之祖國。其政治家之風度。殊加人一等。可勝欽慕。某再拜。六月七日。

美國某華文報主筆。有自署太平洋客者。新著一書。名曰「新廣東」。登諸報中。凡三十一續。乃完。實可稱近日文界一奇作。鄙人自問胆量頗不小。讀之。猶目瞪舌撻。頃將乞其版權。印數千紙。散諸內地。無俾獨以嚇老夫一笑。某匆匆白。六月十一日。

炎熱鬱蒸使人悶損。諸公想同感。某等避暑旅行。薄游松島。松島為日本三景之第一。凡八百有八島。攢列海岸。如初夜星。誠為壯觀。數月以來。為書卷筆墨文字之奴隸。不能自由。得此頗一洗塵俗。歸途瀛車中。見新聞紙。知學生與公使爭權利事。且憤且快。連日以來。有孫吳兩君見放之事。東京學生團體。激昂紛擾。達於極點。某等亦尋消問息。心憧憧然。連日不復能成一字。報中之文。大草率減色。無以饜讀者諸君之望。主臣主臣。七月初五日。

學生事件。想為讀者諸君所急欲聞。某等有所知。隨時詳告。本報之責任也。自吳孫兩君之見放。國恥觀念。益湧起於學生人人之胸中。吳君出行之日。侵晨六點鐘。學生羣集新橋驛。東車相送者數百人。心團結。蔡使當亦生畏。日本人當亦起敬。某等匆白。同日。

吳孫二君去後。神田鈴木町之留學生會館。日集議。日本人深為注目。其集議之詳情。某等局外。無由悉知。但其大旨。以日本人徇一俗吏之請。蔑視我國民全體。毫無可指名之罪。而放逐吾同學。吾儕覬覦留此實無面目。誓相率歸國。甯失學問。勿失名譽。萬喙一聲。洶洶不可壓抑。其中留學稍久年稍老成者。調停善後。歛費苦心。云。聞昨日最後集議之結果。擬暫停課。以待此事之著落。若無著落。退學未晚。遂以此決議。雖然。聞學生之相率歸國者。既已逾百人。云。七月初七日。

弘文學院。為高等師範學校。長嘉納治五郎氏所辦。而外務省實主持之。其中有速成師範一科。實嘉納氏採吳君稚暉之意見。以倡立者也。留學生中。范君馨心。為之通譯。助教會館決議後。范君亦以多病辭斯席。速成師範生百餘人。失其耳目。教授失其口。遂不得不停課。此事影響最重。云。范君固主平和主義。

日勸同學勿悻悻遽歸。某採訪白。七月初八日。

留學生會館集議之日。鎮國將軍毓朗向諸學生打恭作揖無數。請其息怒少安。云。毓者。宗室人。北京政府派來調查警察事務者也。有某生氣最盛。而受毓將軍之禮亦最多。某生竟始終不答一揖。亦太倔强。生同日。

日本之有力者。集議於其華族會館。決議認蔡使之無禮。表同情於學生。特派入以其決議之條件報告於留學生會館。並代表本國上流人士道歉意。頃東亞同文會人。居間調停。頗盡瘁。云。亡羊補牢。東道主殆亦兢兢。某續報。七月初九日。

此次吳摯甫京卿。頗稜稜見風格。助學生張目。聞吳孫見放之次日。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訪京卿。京卿憤激不可言諭。謂日本只認得現時代表政府之公使。不認得將來代表國民之學生。實所大惑不解。以此感情。東京之我國學生數百人。皆將束裝歸去。一月以後。東京不留隻影矣。云。菊池遜謝。言此是內務省行政之事。文部省初不與聞。其後凡日本之教育家政治家。有往訪者。京卿皆峻詞厲色。不少假借。云。京卿亦自束裝。候船即歸。數日來不拜一客。不赴一宴。此役以後。京卿崇拜日本念頭。減去十之九。云。某恐內地志士崇拜日本之念頭。亦減去十之九。某頓首。同日。

再者聞使館爭擾之次日。菊池大臣以萬壽節赴我使館。見蔡使。調之曰。聞昨日玉體受驚。正思親來問訊慰勞。嗣聞乃係小孩子們要上學讀書。不能如願。遂來長者前撒嬌。孩子們喜歡讀書。本是好事。請閣下放心。蔡報然。同日。

吳孫見放以後。日本報紙皆阿其政府。莫肯主持公論。惟一西文報名曰「日本泰晤士」者。大攻難政府。大意謂「我政府以吳孫二人妨害治安。但其所以妨害治安之實證。頗難索解。以鄙見論之。前者西人因不肯納家屋稅。聯眾以拒政府之命。其事視吳孫二人之關係。輕重何如。於西人未嘗一過問。而吳孫則放逐不稍貸。母亦因白種人之強權。有不易侮者耶。云云。」其言非無一理。某譯述以聞。七月初十日。

學生不平之聲

吳孫事件以後。學生拂袖歸者踵相接。識者不能不為東方時局浩歎焉。彼國新聞。多盲從政府。不特不肯作持平論。又從而文之。學生屈鬱不得伸。乃紛紛投書本社。求揭載。志欲令天下知有真黑白耳。來書盈篋。本報限於篇幅。未能悉載。唯擇錄一篇以代表其餘。

「吳孫兩氏被放逐之故。果何在乎？」（不平生投稿）

今回我留學生中吳孫二君被逐回國。其所以致是之故。實果何在。吾人甚難索解之。即彼國之輿論亦漠然無所歸縮。概言之約有三說。今略陳之于左。並發揮其說。

(一) 侵害警察權之說

(二) 妨害治安之說

(三) 身分之說

第一說曰。外國公使館駐在之國。有保護公使館不使侵害之義務。其權屬於警察。苟侵害公使館。即直接侵犯警察權。至若學生請求公使之事。其正當與否。非警察所問也。云云。此乃無端之說也。我留學

生請見公使之當日。其舉動之安穩。秩序之正當。觀貴報第十三冊所錄可見一斑。今設使為此說者。立證。吾恐彼必無以應也。雖然。學生等請見公使之日。公使屢推不會面。學生猶苦苦請之不退。夫學生之不退。實有最苦心在。蓋恐一退之後。再難望達其目的也。學生之苦請不退。全依正當儀式哀懇。以冀公使之一悟耳。絕非以強力要迫恐嚇之也。夫如是。吾不知論者之說果從何來。

第二說曰。吳孫之放逐。非為犯法所禁。乃恐其妨害治安。故特為此豫防之策。乃行政上一手段也。夫行政處分。不必要有犯法之實事。唯行政官認其行為不穩當則可矣。苟既犯法則已入于法律問題。非行政問題也。云云。今日本政府之放逐吳孫。標其名義曰「妨害治安」。實採此第二說。蓋此說範圍廣漠。立論最易。欲反駁之。實最難也。雖然。夫行政處分。果如是其漠然耶。吾人不能無疑。苟如論者所云。吾人之自由權利。不能不為行政者意思之犧牲。吾人苟知自由權利之可貴。則必知行政處分是有限也。明矣。據日本刑法。唯害國家政治組織者。其處罰最嚴。不特準備行為處罰。即意思表示亦作犯罪。學者解說之曰。此與刑法原則相反。乃一例外耳。實出于立法者不得已也。云云。今謂吳孫妨害治安。不特無事實無準備。且並不見有表示妨害治安之意思。而行政者驟以妨害治安之名加之。其本於何意。吾人雖不知之。要之此名實非適當。則敢決言也。況此事與害政治組織。豈可同日而語哉。第三說乃前二說之後援也。其說曰。吳孫之放逐。絕非法律上之意味。亦非政治上之意味。唯是強求面會公使。非學生身分內所應為者耳。云云。夫學生等之求見公使。苟非以暴力脅嚇。循儀式以求見。則此古老專制之說。不待余多辨之。而識者自明黑白。故余不反駁之。唯欲問之曰。信如子言。不法學

生等不守身分。強求見神聖不可侵之公使。罪惡薰天。日本臣民羞與此輩同履土。當屏逐之歸國。不容猶豫。吾想文明國政府。斷不採此卑污之語。以宣言於天下也。

右三說之論點不同。要之為蔡一人洗脫則一也。何故為蔡洗脫。欲明文明政府不袒私而庇不義也。其言柄可謂極得體矣。然細察之。奈未足以淹天下知者之目何。余於諸方面觀察。皆不能明吳孫被放之故。乃質問諸多人。皆曰別有緣故在。叩其說則曰。吳孫之放逐實非因上三說之故。乃出於蔡公使之請耳。公使乃主權者之代表。公使之請。即主權者之請也。國家固有拒絕請求之權。然欲友誼之圓滑。則應亦外交手段之一端也。云云。論者之說。固未嘗無一理。夫公使雖有代表主權者之資格。然其一動一靜。非盡是代表主權者。於許多事件。可作一私人之資格觀之。國際公法有其例也。年來明詔屢降。鼓勵學生出洋留學。其言昭昭。天下所共知之也。日本與我國情勢最通。豈當事者猶未之知耶。今蔡故意妨礙學生入學。明背聖旨。實出於一人私意。非代表主權者之意。雖孩提無不知之。今日本政府容認蔡之背旨行為。屏斥彼一私人之正義之敵。而曰圓滑兩國友誼。以吾人觀之。此乃日本政府與蔡一個人之友誼。非邦交之友誼也。吾更讓一步論之。設使果無鼓勵遊學之明詔。我政府之意。亦與蔡雷同。然妨害入學之舉動。實正義所不容。日本政府聲大義於天下曰。以開發我國為主義。夫開發云者。決非求外國歡心之謂。乃啟勗其人民之謂耳。我政府之志在塞民。而日本政府之志在開發我民。主義之大眼目既異。豈容因小私而屈大公。今回之事。止此二大主義相爭之演劇。今日本政府助彼以鋤此。拋棄一國之大主義以徇不正之私情。聲大義於天下如彼其壯也。而實行如此。

其卑也。豈文明政府所為耶。

吾疑堂堂日本政府未必出此。吾人不敏。頭腦粗鈍。到底難索解其故。唯望知者教誨耳。或曰。國際法未發達之今日。放逐外人不必求深遠緣故。不觀之俄國乎。彼迫逐猶太人。盡沒其財產。豈有故可主持乎。曰。處今日。一權者利權說。一盛行于世。吾不必與子爭。但所欲辨者緣故與正義二者不可不別。天下事雖多無正義。然天下事未嘗無緣故也。俄之逐猶太人。出於人種及宗教相嫉之故。乃事實上不可掩者也。故今吳孫之事。謂吾人難索解其故。猶可謂其無故則決不可也。

「悲奴篇」

頃得北京匿名投書。有自署中國四百兆民之一張氏者。題曰悲奴篇。所述都中近事。有足令人髮豎。骨裂心顫。肉麻者。勿曰區區小節。無關大計。社會風潮之所趨。轉瞬間至於此極。天墜之憂。豈惟杞人。吁嗟奴兮。吁嗟奴兮。世無林肯。孰從而拯之。世即有林肯。亦孰從而拯之。亟錄以告乎不願為奴者。

悲乎悲乎。吾三千萬方里之土地。今猶得做然自命曰國乎。奴而已。吾四萬萬之人民。今猶得忝然自居曰人乎。奴而已。國烏乎。奴。政權侵於人。利權奪於人。土地圍限之權。隸於人。國脈存絕之權。操於人。一事也。人嗾之人。利之奔走。恐後奉命。惟謹。非是則漠然矣。是之謂國奴。人烏乎。奴。無自漲之力。無愛羣之心。無競爭之能。營營戰戰。蟻伏蠅縮。櫻滅亡而不懼。甘魚肉其如飴。砧而嬉焉。釜而游焉。猶莫人之哀而存之也。是之謂人奴。

等國也。吾烏為奴之人。奴之也。等人也。吾胡為奴之心。奴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吾得而易之曰。

悲莫大於心奴。國奴於人。國之奴。奴於國者。且奴於人之奴。以自保其奴。以自奴其奴。之奴。於是。是有奴於奴之奴。

雖然。吾聞古今中外之為奴者。服賤役已耳。操苦工已耳。衣服飲食居處。言論一切自由權利。不得與平民等已耳。苟時而鞭笞之。奴必忿於心。苟時而汗辱之。奴必羞於色。苟時而逼其妻女而淫之。奴必突然暴怒而不可制。果若是而不忿不羞不怒者。世必謂之奴非奴。而今所聞於吾之奴。何如也。吾為吾奴恥。吾為吾奴悲。吾不忍為吾奴言。吾又不忍不為吾奴言也。反袂掩面。為吾奴含淚告之。

新蘭奧使吳德璋之出都也。乘火車至天津。倉卒登車。偶躡某西兵之足。西兵不知為欽使也。揮之以鞭。吳固能西語。立與之辨。且自白為新蘭欽使。西兵曰。既為欽使。尤宜知禮。復鞭之。吳無如何。含忍而

崇文門城樓高而闊。人跡不常至。近有西兵數人。招土娼聚樂其中。金墉石甃。竟化陽臺。某牧師過而知之。走告步軍統領。謂西兵無禮。貴國胡勿驅禁。當事以事關交涉。慮啟爭端。亦遂置之。

東交民巷口有街道官廳。日前某甲經過其處。時已黃昏。西兵數人交劫之。剝其衣服而去。某意官廳有人居之。旋以往者。輒被西兵雞姦。故人莫敢往。

陳京兆壁之眷屬。由關來京。行至塘沽。登岸詣客棧。有少婦嫻嫻行遲。猝遇一西人。酒氣醜醜。挾之而去。免多人說項。始得索歸。

新捐主事王某。湘人也。其夫人夙饒風度。兼擅詩名。因其業砧入都。固請偕行。冀一窮渤海之壯觀。攬燕臺之勝景。船甫入口。西人來驗病者。見其姿采異人。遽與調笑。幸主政力為排解。得免於辱。而同船婦女之驗病者。莫不亦其下體云。

伶人韻芳者。名娼賽金花之義子也。近為西人某所睚。韻芳藉以市重。頗侮貴官之舊相識者。日前西人復往尋歡。脫陽而死。韻芳恐甚。稔知西人之父為馬洋人。急招之。至哀之以臂。馬洋人謂吾子既不愛。死所應耳。但汝須以中國極尊貴之喪儀殯送吾子。且當命汝素識之貴官。為之執紼。方與于休。韻芳念此甚不難。立即應允。而韻芳之名。因此乃如雷貫西人之耳。其素相識之貴官。事之加謹云。前門外某娼窰。二西人往游。迫妓行淫。妓家索錢。西人不予。撞毀器物而出。至街道局。大肆咆哮。執一六品頂戴之耳。勒令究辦。該員遽令巡捕前往封禁。始得無事。

悲乎悲乎。此非吾四萬萬奴數中之一分子乎。其橫受陵辱。固如是。且為是陵辱者。不必果西人也。華種而洋裝。華身而洋役者。方且為虎俵馬。為城狐焉。旌之曰西人。則吾奴視為應受之陵辱。不能抗也。奴吾奴者。亦視為應受之陵辱。不敢言也。誰無身。誰無妻女。長此悠悠。吾悲乎。奴吾奴者。之終不能以苟免也。

吾奴其有知乎。無知也。吾奴之受鞭笞。甘汗辱。恣妻女之淫。其性根也。其習慣也。非是則貧且賤矣。非是則竄且殺矣。本平日之所習以奉客。我國家禮亦宜之。熙熙然。攘攘然。爭先恐後。惟恐弗及。悲乎悲乎。吾奴其終焉已乎。奴吾奴者。其抑知二十世紀之奴。固有不自奴不能奴者乎。消極必長。晦極必明。

吾為吾奴悲。吾為奴吾奴者危。

拜啟。今日路透電報言俄皇下詔書。將本年二月。在莫斯科。開事之學生。當時竄謫西伯利亞者。今悉一一賜環云。其用意何在。稍有識者當能見之。世界民權風潮。遂終非一二獨夫民賊所可敵。雖有悍狠陰鷲者。竟無奈此進化自然之運何也。今日全地球中。以箇人之威力而論。孰有過於俄皇者乎。今且不能不豎白幡以降於民黨之轅門矣。嘻。獨夫民賊者。雖然。非有俄學生堅忍不拔百折不回之勇氣。亦安能致此。彼其前此。歷血於絞臺。疲斃於鐵獄。暴屍於漠野之學生。不知幾千百人。而始有今日也。聞俄皇有引用虛無黨人參議國政。共圖維新之議。皇后及其餘貴族力諫。皇不為動云。噫。尼古刺第。二亦識時之俊傑哉。某頓首。七月十八日。

東京學生事。前號奉聞各節。頃復得學生某君來書云。間有失實之處。據云。一毓氏並無向諸學生打恭作揖之事。彼非到會館之人。亦無如此待學生之禮。又吳京卿之對菊池。並非如投信者所云云。惟一日文部省某往謁京卿。以留學生事。先生有何意見。京卿答以公使失職。放棄權利。學生等深明國家權限。值此自覺無顏。大半作歸計云云。謹更正奉聞。此事乃以一無權無勇之團體。與兩政府相交涉。不特中國前此所無。即在外國亦所僅見。其善後結果如何。專視內力。旁觀之為友為敵。似皆無足輕重。諸公以為何如。某白。七月二十二日。

與日本政府交涉之方面。頃得留學生會館公函。知將已就緒。照錄原函如下。七月二十四日。拜啟。留學善後事宜。前由長岡子爵柏原文太郎君等出為轉圜。互商數次。旋於陽曆八月二十五日。

得復書。茲錄其條件譯如左。

一 設學生總監督事。俟貴國政府決定後。日本應無異議。

一 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由左記之三校保請外務省咨送。

一 東京同文書院 一 弘文學院 一 清華學校

一 志望軍事教育者。俟福島少將歸國後。再行商議。因第二條未定在學時限。而當時面晤。有在學至少以六月為度之約。翌日又往詢問。茲於二十七日。又得復書。譯條件如左。

一 保送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須備左記二項。

(甲) 在校六個月以上者。

(乙) 由成年之留學生二名保證。並納保證金三十圓以上者。

一 在前記之三校中。有不得已之事。而令之退校。或拒絕其保送者。不能再由各該校咨請入文部省直轄學校。

其他書中未經叙明。而當時曾得面許者。(一) 軍事教育。已允俟福島少將回京許為從旁竭力斡旋。

(二) 吳孫兩君歸國。將來有機再來。可無阻碍。(三) 保證金由在學之學校。或由會館存置銀行。俟卒業後仍還本人。(四) 所有三校以外之學生。於總監督未來之前。由中日士紳設法保送。謹以報告即請公鑒。八月二十九日留學生會館幹事同啟。

與本國政府交涉之方面。聞北京已有電諭令振貝子查辦。振已於昨日入東京。學生擬上一書。陳其原

委已由吳君止欺張君星五等十人代表往見云。振貝子約以八月初四日應學生之招待。往神田鈴木町會館云。不知向後作麼生。八月初一日

頃得陝西匿名投書。題曰「醴泉宋芝洞被陷實錄」。屬登本報。惟查上海天津各報館。皆已將全文揭載。本報續登。未免明日黃花。故從闕如。此事全由陝臬樊增祥一人搗鬼。樊乃榮祿門下最得力之鷹犬。榮為西安將軍時。樊以知縣入其幕下。極力納交。榮識字無多。樊稍解一二卑靡猥屑之詞章。在腐敗學界中。薄有才名。因此互相狼狽。及神京淪陷。兩宮蒙塵。便是樊增祥時來運來之候。僅數月間。由大令超升秦皇。氣燄薰天。秦中上自撫軍。下至輿隸。無不悚仄。仰其鼻息。其作威作福也亦宜。獨惜宋芝洞避居海上。以來自斂。跡不問世事。海上所謂新黨者。方共笑其蠅縮。以為詬病。而樊增祥乃以各報痛詆頑固。皆宋喉使也。試問我上海同業諸君。肯承認否耶。往讀明史。見馬士英阮大鍼。當燕京淪陷。思皇殉國之後。猶著蝗蝻錄。逮捕復社君子。竊歎人之冥頑不靈。何乃至是。今觀此而知古人之洵非不可及也。聞樊廉訪最嫻音律。錦囊中燕子箋。夜不久當出世。但何苦為將來著桃花扇者增一副淨脚色耶。七月二十六日。昨得都中來書。述榮相國三大盛德。一醜郎本既有妻。而榮強以己女妻之。請聖母主婚。是奪婚之盛德。一一濤公不願向榮請雙腿安。榮以襲王爵取其歡心。濤已過繼承龍某長房之公爵。例不得奪移。而榮毅然為之。是奪爵之盛德。二一榮於數日前。將其愛妾扶正。賀客盈門。其妾尚無子。今竟以為妻。是奪嫡之盛德。三說者謂醜王濤公。皆今上胞弟。榮知聖母風燭之年。故結此以自固云。雖然。唐高宗所謂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吾儕小民。正不必過問也。某頓首。七月二十七日

近日有復興海軍之議。袁慰帥請每歲籌款百萬兩。以從事。掃從前南北洋閩廣等界限。全國為一分常備豫備二艦隊。於芝罘上海南京江陰廣州五處。分設海軍軍務所云。此計畫視李合肥前案。頗高一籌。但今日中國之力。能及此否。是一難決之問題也。且凡興作一事。必有目的。今日列國汲汲擴張海軍。皆為實行帝國主義。不得不爭海權。以軍艦保護商務。實經濟競爭之結果也。而我當道之效顰者。何為吾非反對此議。吾信我國將來。必有持進取方針之一日。但於今日之治此者。不能無疑耳。又聞俄國許借旅順口為我海軍屯泊所。俄人外交手段。真加人一等。其再拜。七月二十八日

增稅免釐之上諭。既已發布。釐金厲商之政。一舉掃之。固大快事。但關稅之權。既為債主所握。財權自今益移於外國。將來我國民當革新之任者。益困難耳。一嘆。同日

俄人於滿洲撤兵後。尚以保護為名。擬招集中國人當兵。以充其任。於吉林省千五百名。黑龍江省一千三百名。合二千八百名云。英之滅印度。非用英兵也。用印兵也。聞英人在威海衛募集中國兵以來。華人之得失英伍者。其威敵雖一大鄉紳不如也。嗚呼。將來此等現象。舉國皆是。豈直感海豈直吉林黑龍江。同日。某白。近日西人經營長江上游。不遺餘力。德法兩國。皆在宜昌新設領事。聞德人日間並設領事於四川。云。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已開通湖南航路。前月昌和號輪船。初次航行漢口岳州長沙。虧損二千餘金云。然西人不屈不撓。將來內河航利。終盡歸其手耳。又自礦務章程頒行以後。湖南各山地。西人足跡無日無之。如此江山。坐付人誰之罪歟。誰之罪歟。其罪言。七月二十九日

某再白。今年歐美學界。特色之大者。作頗少。惟四月間。英人頤德氏新著一書。名曰「西洋文明之原理」

可謂進化論之革命者。蓋英國學派向主實利主義。自霍布士洛克邊沁以來。雖互有出入。其大旨總不出於此。達爾文斯賓塞興。以生物進化之公例。推論之於政治道德。學界壁壘一新。然實利主義。亦益光大。頤德氏亦汲此主義之流者也。但其大旨。謂當犧牲箇人以顧團體。當犧牲現在以顧將來。實為前此言實利言進化者痛下一鍼砭。頤氏自謂此書必為二十世紀學界一大影響。吾亦望頤氏此書為我中國學界生一大影響。某頓首。七月二十九日。

本日之日本報知新聞。有一條題曰「外交界之三夫人」者。言日本現今有三夫人。握外交界之實權。一曰德國公使井上勝之助之夫人。二曰暹羅公使稻垣滿次郎之夫人。三曰中國公使內田康哉之夫人。其評內田夫人曰。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誰乎。內田夫人也。西太后日日宴會各公使夫人。其所以獻媚之者無不至。而其中最能深知北京朝廷性質。玩之於股掌之上而操縱之者。莫如我內田夫人。今西太后之一舉一動。殆無不伺內田夫人之顏色。內田夫人實北京政界中最有實力者也。云云。呀。生擒西太后一語。何其對於友邦主權者不敬之甚乎。雖然吾中國女權之昌。而使列邦之中。亦得有英雄用武之地。使斯賓塞約翰彌勒諸女權論鉅子聞之。當生如何之感乎。抑他人之欲生擒我者多矣。我國民之被人生擒者亦多矣。豈直一內田夫人哉。豈直一皇太后哉。八月十七日。

一年以來。中國報界大添活氣。真是差強人意之一事。頃者日報中光芒萬丈。咄咄逼人者。莫如美國舊金山之「文興日報」。每論說一篇。動五六萬言。登至二三十續。誠前此日報所未有也。又如汕頭之「嶺東日報」。天津之「大公報」。皆有特色。有新論實可稱曰報進化之級。上海各報向優於他地。今則靡然不

振除。蘇報屹然砥柱中流。有一定之主義。外此皆次第墮落。可勝慨嘆。惟叢報體則視數年前大有進步。去年發行之選報。最稱鋒鏘。自廿一期以後。雖頗減色。然新出之新世界學報。魄力亦有大驚人者。雖其中間多有影響之語。然文章之銳達。理想之爛斑。實本社記者所深佩。其中主持論壇者似多得力於瀏陽譚先生之學。尤使我起敬。又有政藝通報。亦不失為上海報界第二流之位置。每月二冊。似皆成於一人之手。其精力亦可驚矣。言論為實事之母。我國今日言論界一綫曙光。杲杲方出。其或者事實之良結果。殆將不遠。吾欲為中國前途賀。八月十八日。

回鑾以後。忽已年餘。政府媚外手段。操之極熟。謂此便可以得外人歡心。此著數行得去。便可太平歌舞。儘地快活。雖然外人不如是其易與也。據連日電報。英公使以湖南辰州教案相切責。勒令政府處其地武員以死罪。其餘百官按糾有差。又有貴政府若不能了結。吾英當代為之平等語。聞已派砲艦泝江而上。渡湖南矣。嘻。小題大做。何至如是。豈又將效德人據膠故事耶。英人以揚子江流域為勢力範圍。欲借端以鞏固其權力也久矣。恨無詞耳。此正其利用之時機也。當局者何以待之。九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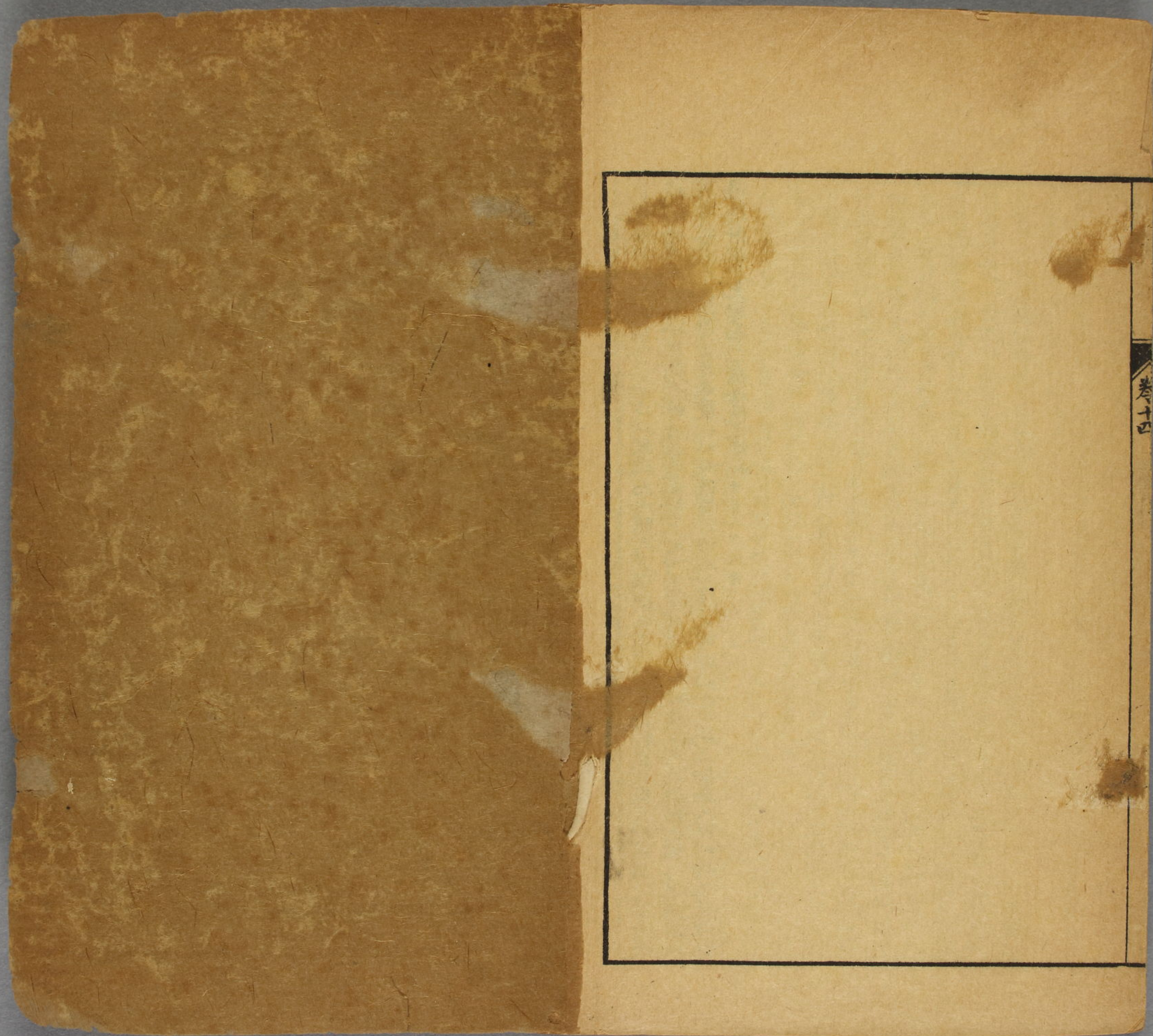
再者北京英公使本以月之廿九日。饗各王大臣於其使署。已發帖矣。因湖南教案。一變其政略。西后頤和園之宴。諸公使皆赴。惟英使獨否。至今日忽將各王大臣之請帖索回。謂我不赴頤和。想諸公亦不肯賜臨。因此收回前約云云。天下有如此請客之禮耶。外人之視我當局者。實玩弄之於股掌之上。以視戲猴者之耍其猴。亦不過若是耳。然當局者顧猶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一嘆。九月二十八日。

旗人之禮。凡長輩見客。晚輩必侍立不敢就坐。向例然也。西太后回鑾後。屢宴各國公使夫人。每宴。皇上

必從。從必待立於後。而公使夫人及其兒女。乃至參贊隨員之夫人。則皆昂昂然高坐也。嗚呼。以堂堂大國之主權者。乃使之在外人前執廝養之役乎。此而不恥。其必為無血性者矣。此而不憤。其必為無人心者矣。請后黨諸公為下一轉語。同日

振貝子游歷各國。歸條陳改革事宜。其目已見本報前號。內有民間子弟十歲以上者。均令入學肄業。否則罪其父母一條。此事誠各文明國最美之意。最良之法。然若欲以行諸今日之中國。恐將全國廬舍。改為圍園。猶不足以容此輩之父母矣。各國之行此制也。名曰義務教育。義務教育何以能行。蓋其官立公立各小學校。編于區邑。國家為之補助。可以不收學費。而學校能支持。一地學校之額。與一地兒童之額相應。而無人滿之患。於此而猶有溺愛其子弟。而不使就學者。則可以罰之。故曰義務也。今中國動輒一府數縣。無一鄉。國家曾不為之設法獎勵。而小民生計憔悴。養養且不给。而乃曰必令而子就學。否則有罪。民將曰。吾不敢犯罪。請政府諸公示我以學校所在。而導我來。不知諸公何以應之。嗚呼。豈惟此事。今日當局之言變法者。皆此類而已。一條陳一諭旨。而變法之能事畢矣。同日

民族主義之在今日。豈不磅礴而變積哉。愛爾蘭之併於英國。非愛人所欲也。故雖併之數百年。而未能耦俱無猜。前皇域多利亞即位六十年。祝典舉地球日所出入處。無不張燈結綵。以致慶賀。獨愛爾蘭則偏豎黑旗。示國喪之意。怨毒之於人甚矣。前宰相格蘭斯頓深觀時勢。知眾怒難犯。因提愛爾蘭大學改革案。宗教改革案。自治法案等。其時自由黨格公者自由黨首領也同志悉反對此政策。全黨分裂。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堅持主義不少變。雖然卒未能全達其目的。及格公去位。沙侯代之。愛爾蘭激昂益甚。殆生大變。值英杜戰起。國人注全力以敵俄。而內鬩之波瀾稍息焉。及戰事定。和議成。識者知愛爾蘭之事必將復燃矣。果也。昨日今日路透電連報愛爾蘭土地同盟黨員騷動之狀。且言兵器藥彈之輸入愛爾蘭者非常之多。英政府今日日戒嚴云。嗚呼。民族自治之精神。不可壓抑也久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安得起格蘭斯頓於九原。而一籌善後之策也。九月二十八日



卷十四

